

故他負可以治事前此李季男亦無此二司予所目覩之事也然既辭
之切則都摠府可適也義禁府不可適也○傳于政院曰擊錚者如有
冤枉之事或呈該曹或呈上言猶可也今以水軍之事登臨壓之地擊
錚呼彌甚不可其令兵曹推之可也○義禁府啓曰李璋辭連人拿推
事曾已啓下雖不更啓自可拿推但藝文館檢閱李元孫亦辭連此乃
史官故敢啓傳曰知道○憲府啓曰近日李璋前承服辭緣臣等未知
其詳今竒別書吏聞見于義禁府禁府郎官蒼白曾有承傳不可傳通
云臺諫於國家之事無所不知况李璋之獄辭尤宜知其首末傳旨所
謂不許取來者指推案而言也至於小小竒別若憑此不通則恐有後
弊敢啓說書羅漢三度越署請適傳曰義禁府郎官所謂曾有承傳不
可傳通竒別云似非予所言之事也不知其始於何時也其考于承政
院日記詔獄推案不如刑曹漢城府作文不可私自取來見之耳若或
啓稟則亦可以取來見之矣羅漢事依啓史臣曰漢乃前正言淑之弟
也淑前為正言時憤安老將得志以亂國政遂與司諫李彥迪同志共
擊安老之羽翼蔡無擇為時論所忤反見斥俱被罷黜時安老之黨
疾彥迪與淑如仇讎并與其弟昉駁之○傳于政院曰臺諫所啓義禁

府奇別不得傳通者近來所無之事故欲令考于政院日記耳予意以
 為可以速考故欲考日記而答于臺諫今聞臺諫已去即還命牌言之
 大抵作文先啓後見例也義禁府郎官必以為奇別與作文無異故如
 此答之而言有所未盡耳然奇別亦不傳通則果有後弊其以此意言
 之回啓曰此事不知在於何時日記亦不可易考且聞臺諫方欲推禁
 府郎官此乃啓達其意而已又傳于政院曰臺諫雖只為啓達其意而
 予或知道或有答之然後當為退去也越署經人等之事予雖答之承
 旨只自聽之當行他事茲答同時若臺諫政院相考回啓之前先答臺
 諫承旨為失也色承旨鄭惟沉當推○傳于政院曰今有文變春等武藝
 都試開場時宣醞則可賜樂則不可且良妓揀擇處女鄭惟沉禁婚其
 餘許婚○戊申傳于政院曰李璋長歌曾因臺諫所啓而但聞六人之
 名他宰相之名未之聞焉下人皆知而予獨不知可乎其長歌更問于
 詳知之人以書啓政院啓曰李璋長歌院中無所聞見但李璋於李遵
 仁家唱歌時參聽之人及李遵仁等皆被囚其人等必知之今義禁府
 問以書啓何如傳曰李璋長歌政院所難聞見李遵仁等必不能諱長
 歌或載宰相之名備細問之書其首末以啓事言于義禁府○判義禁

事金謹思啓曰李璋會坐處及會坐人推問事已有傳教故問其會坐處則生負李遵仁之家也會坐人則翰林李元孫生負李樞李成義李依堤崔沆幼學韓增也今此六人招辭皆以為李遵仁果以其母生辰招致而飲酒焉李璋隨後乘醉入來飲酒竟以荒唐之辭舉三公宰相侍從之名而歌之焉聞之驚愕而出來云同席飲酒疑有和答之辭然其招辭無違端無形迹者必推問獄事連滯何以為之金安老獨啓曰李璋猶辭大同然而臣之名亦在歌中恬然參鞫未安請避答金謹思等曰初見李璋推案辭連者多予意以為若推此人則必有違端故使之推問耳今觀此人等招辭比同此人等非無識之人或朝官或生負皆是有識之人而招辭如一必其但聞長歌而已不可刑訊捨之可也但此乃臺諫請推之事而李璋唱歌時同坐不禁此其誤也以此照律則李璋自有其罪其餘人疑入赦宥之中矣仍答金安老曰李璋長歌會因臺諫所啓而但聞六人之名今日啓辭時以為朝廷宰相幾入云故使書首末以啓之耳卿名雖在歌不必辭避金謹思啓曰十二月十五日 上體方永寧朝野遑遑憂懼之時而以朝士及學者聚會飲酒此亦非矣故欲以此罪論斷

金謹思欲啓此辭之時金安老止之曰此辭當為公事而入之今不須啓之謹思曰

已於府中相議之事不傳曰十二月十五日則予雖不寧非如當初不

寧之時此乃稍愈之時雖然張樂宴樂則非矣但飲酒而已則其罪不

止於流而流以下業已蒙赦見放此事不須舉論也○義禁府啟昌李

璋長歌然聽人往往聞知不能詳言故問于李璋以書啟其歌曰鄭光

弼細華李弘幹折簡張順孫何孫韓效元何官負鄭萬鍾丘從李任漢

也趙元紀柳灌陶灌如蓋謂許磁莫子如松茸崔世節無節金鏗

大鐸黃琦有氣屎權輓刀憎沒蔡無擇刀邪隱多任樞大醉沈彥光發

為金安老羅毛老奴傳曰知道○夜流星出從官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鉢尾

長四三尺許色白○已酉下義禁李璋等照律公事仍傳于政院曰李

璋怨毒朝廷而有作謀之事則以其罪罪之猶可也但於醉酒間所為而

作謀之事不著故減死此意言于義禁府禁府公事曰李璋供平生所

為事李璋得罪後常懷忿毒日月不記前年冬節以免新奔走醉酒間

歸到于生負李遵仁家則生負李成義李樞等先到飲酒我醉談之際

李將被竄三公及臺諫侍從等以當朝倚任之臣不出公論營救故常

時憾恨歷舉姓名以高同但語作為長謠外托戲語玩侮朝廷濁亂訕

謗不藝文館檢閱李元孫供臣與李璋同生兄李珪生負同年故往來

相訪時李珪同居第李璋年雖少才氣有餘人故始於去丁亥年或同寓或同泮相交非徒其心術所向大乖士類常以恢諧戲談為事士林間有害氣象亦有之或有含憤詆毀之言心甚厭忌絕不相見自前年同榜之後同屬承文院朝夕對語觀其為人則頗無變革前習故尤為不取日不記前年望時同年生負李遵仁使人招致初昏進去與李樞李弋義李依堤崔沉韓瑒等同坐共飲李璋隨後乘醉入來各各行酒屯屯耦坐談飲時李璋或以佳語無律之詞發為長歌仰天獨唱心甚荒唐傾耳更聽則歷舉三公宰相臺諫侍從姓名戲侮詆唱之歌也不勝驚愕主人處托以醉酒即時起出而已其後事則不得知云禁府啓李元孫崔沉李依堤韓瑒李樞李成義等於李遵仁家會飲時李璋所為如此而李元孫等以有識學司人同席共話參聽而示禁至為不當以此辭緣遲晚取招照律而李璋亦遲晚取招照律何如依兄李璋李遵仁李元孫李樞李成義李依堤崔沉韓瑒等以杖一百照律李元孫則以杖一百告身盡行追奪照律然皆去二月十三日有旨前事李璋則以斬待時照律入啓依兄李璋減死事判付故改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告身盡行追奪啓下史臣曰元孫與李璋友人孰不知璋之獄也雖

不能救不可增其罪反以不問之事鈞深摘微以為納供重璋之罪其為賣友而陰害實深璋之得蒙大恩幸也如不幸終被戮誅則其於元孫之心安乎璋以狂妄誹優得罪則宜也不足惜但元孫平昔以為如兄若弟之友而一朝見其得罪將不得復伸則陷之不測不啻若仇讎是誠何心利祿之心勝而人倫大義滅至此極設使璋名重一時為士林所推仰則元孫必曰李璋我之心友猶恐人之不得聞也噫人心之險至於此也元孫雖害友而獨行其為計則得矣其不愧於天人乎古人云口談笑而胸鑿錮其惟元孫之謂乎○辛亥司憲府大司憲洪彥弼執義趙仁奎掌令成倫金紀持平許沆林鵬等上劄曰恩宥之頒雖在於赦過宥罪罪關國家並流遐裔者決非所冀脫有餘孽肺腑搖撼枉門一開為禍不測頃者 聖體康復解澤溥洽所謂權奸不從原列上無偏惠之失下絕覬倖之心其所以正振天憲扶植公論者可謂至矣但赦下之日聞有權奸親屬廬兒之輩狐妖鬼幻跳狼相賀恩當及我四出騰播廣張聲勢衆聽殊駭以一家言之冀望之情雖不能無而顯揚朝著誇詡無忌致人疑眩夫豈無所恃宜置憲典以快公議而摘鼓推治慮傷苛細隱忍不効亦豈無見詳思所以政由皇道不蕩蹊

經滋多乘間覷隙百疾攻身如不過防恐為群小階禍之地伏願 殿

下堅定聖心杜絕猥瑣廓開公道肅清蔽翳國家幸甚劄子所謂權奸親屬乃李

沈妻父水城正名壽長仍啓曰藝文館檢閱李元孫於李遵仁家飲酒時參聽李

璋之歌以矣自府前啓某家某某人會坐處詆唱節次請推時李元孫

以史官秉筆在傍即當待罪而卒未也詔獄招辭及已後乃輸其情

不合史官請適且聞近來惡獸橫行城內故城底人家驚畏早閉門以

入云有同野對至為驚駭頃使尋蹤尋蹤之人憚於捕捉隱不直告兵

曹措置捕獲之事虛踈若害人物則非細事也請推兵曹咨憲府曰今

觀上劄權奸親屬希望恩赦無所忌憚云可謂駭愕予當堅定不搖大

臣亦如是然後朝廷可靜予雖堅定如往者大臣指李希甫少有搖動之色

則姦人得以窺朝廷淺深也豈可忽哉李元孫於李遵仁家飲酒時雖

聽李璋之歌然元孫先往飲酒而璋後到唱歌聞之驚愕而即出豈可

以此適史官乎况以新進之人安知秉筆而即待罪推考及已然後乃

言之耳不可適也前者兵曹啓以北門外有惡獸蹤迹故使之尋蹤則

又啓以已向白岳山後而出去云其後則兵曹必待從事官更告有無

然後欲啓耳然兵曹常常檢舉措置而不爾推之○壬子內醫院都提

調張順孫提調金安老副提調南世雄等詣藥房間安仍啓曰昨日朴
世舉聞傳教而傳言故臣等聞之腫處淡黃水連出云然則瘡口幾合
矣瘡口將合則必先生肌生肌與否未知如何若不生肌則當傳大一
膏然後乃速生肌矣傳曰今無他證但濃汁之絕已久而瘡口未合淡
黃水連出故頃言于朴世舉耳瘡口未合而淡黃水連出傳膏何如順
孫等回啓曰淡黃水雖出而可以傳膏水不以膏而絕水出則膏必自
落當拭水而還傳不使新生軟肌見磨也且瘡口雖合尤當調慎也
傳曰知道○憲府啓李元孫事不允○以孫澍為議政府右叅贊崔重
洪為全羅道觀察使○江原道歙谷地震自南向西鐵原流星大如瓢
子尾長二尺行聲如爆竹消落後蹙作雷聲伊川東南間有火大如鋤
盆自天下地所落之處不可的到一時雷聲自東指南金城縣戌時天
中有氣如炬火自南而北墜地後地震聲如雷金化日氣晦冥天中有
火如小盆自西南至東北旋即雷動平康天中有氣如炬火自西向東
而消○昏流星出北極星下入北方天際狀如盆色赤如炬火照地尾
長八九尺許徐行轉環又出天中西垣入南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七八
尺許色赤當此之時災變之作可謂極矣月不記宗親瑞城正家有一婢

子一時產三子皆人身犬頭聞者莫不駭愕其陰陽氣化之不和端可
占矣○癸丑憲府啓李元孫事不見○甲寅憲府啓曰鄭惟沉以良婦
之父雖有除職之名惟沉乃學生初屬九品末班漸次兩陞乃其常例
也初授職而遽陞八品副司於朝廷見聞似違常例况東宮嫡妾之分
於始无宜謹嚴以此雖西班末品之事敢啓仍啓李元孫事傳曰鄭惟
沉自副司勇漸次陞授之意予非不知也問于兵曹則承仕郎云故但
以准品職差下事傳教而其前例未之言耳前於反正後淑儀揀擇一
定時政丞啓以淑儀之父祿薄當授東西之職云故雖學生即差七品
六品有前例而臺諫必不知之也兄副司猛亦不遠於司勇矣李元孫
事亦不兄○乙卯憲府啓曰李元孫事非徒以參聽李璋之歌啓之也
專不知持身之道以如此之人秉中筆則史局不重故啓之以新進官負
秉史筆者以其擇之非偶然也元孫則其不知持身衆所共知豈可遽
使秉史筆乎累日留難至為缺望鄭惟沉事西班微品不足論啓但嫡
妾之分自始无當謹嚴臣等欲自 上留念故啓之傳曰李元孫適差
可也鄭惟沉事非予無端除職有前例故矣然司憲府所啓果當依啓
自副司勇漸次而陞之史臣曰元孫與李璋自少為同榻友情義其密

相許為知己及以參聽璋歌被鞠之時多發璋所不道之言至以不相交自明多方擠陷璋之終至流竄皆由元孫之所陷也璋本淳安狂瀆操身不謹為人所不信得此之罪似不足惜然長歌之作本非璋所為也時有疾李璋者託言璋乃李符之門人也欲其璋與李符並陷於不測構成無形之言置之於刑戮慘酷之中雖欲發明無路自伸及其刑鞠誣供自作之歌元孫以證繫遠方其鞠問之時所當以直招供之既不能直之又從以為之辭構陞虛辭使之終就大罪不啻若仇讎甚矣元孫之待友人何其忍也時人以賣友譏元孫曰璋若他日苟得生還將何面目更相見乎其後璋之友謂元孫曰君與璋相許人人所共知而其何容易負之耶元孫頓無赧然之色乃敢勃然曰吾非負璋本不與璋交也稍無悔過之意今雖以璋之故身迹史職其後為儉小所重而歷颺清要者皆由擠璋而名重也然識者唾罵不啻若狗彘也○以李龜齡為禮曹叅判蘇世讓為忠清道觀察使尹豐亨為司憲府執義○京畿揚州砥平積城豐德水原振威陽智陰竹忠清道保寧康津沔川泰安江原道旌善金城金化等官兩電又於寧越郡有青色自天而下橫在空中其間赤光狀如鋤鉢隕于山腰聲動山岳人皆驚駭其光

即變為火燎于林莽適有大雨故自滅木葉雜草盡燒忠清道清州

居忠順衛尹霖妻安氏其夫以當番上京隣舍失火延燒其家其姑八

十餘歲卧於床內不能運身安氏挺身而入親自負抱出置外場僅得

不死而安氏面上及背腹為火所傷五歲女兒亦傷於火滿身燒爛其月

皆死○戊午政院啓曰苑園司從事官李聃孫排設檻穿於白岳山南

底地捉豹而來獻傳曰此雖所任之事然捉虎賞格載在大典依大

典施行然後彼亦自力矣其以此意言于兵曹且饋酒李聃孫○已禾

禮曹啓曰今月十三日雨雹大作雷震于原陵松木其間出火延燒一

間許地終以雨而自滅云 先王陵寢有如此災變考之前例則癸酉

年律顯兩陵近處震松木遣官致祭傳曰當依前例遣官致祭○政府

啓曰禮曹前以鄭士龍為解音律請授掌樂院副提調時則提調俱在

不可加設故待闕為之之事啓之耳今則朴壕提調身死當以鄭士

龍為之而吏曹不知此意請令吏曹知之又啓曰慶尚道凶荒尤甚賑

恤敬差官雖在而觀察使亦專掌賑救一日苟無觀察使則賑救之事

虛踈矣今之觀察使尹仁鏡適期已近若於兩麥成熟之間使之仍任

則後於適期纔一月請於兩麥成熟之間勿適以盡心救恤之意下諭

何如傳曰依啓○庚申諫院啓曰各司提調以二品以上之人差下承
文院副提調外三品官不得為提調掌樂院提調本二員而別無副提
調此大典之法也前者以鄭士龍不得為掌樂院提調者以大典所無
之事也今以通政為提調亦乖大典鄭士龍雖稍解音律今不可別生
新例請亟收成命且利城君慣為宗簿寺提調多有泛濫鄙陋之事王
子君可為提調者非獨利城君請適且甄城君家以漢城府自隸詐稱
賜牌奴呈狀于兵曹去年十二月賜牌現納之後兵曹欲詳其良賤真
偽移文刑曹而推閱則果非賜牌奴其壓良為賤明矣刑曹知其壓良
為賤之罪為勿揀赦前而一從奸詐之言取招後欲釋其罪而故照不
干輕律論以宥旨前事用情判然其時堂上色郎官請並適之傳曰鄭
士龍則大臣累以解音律請授堂樂院提調予亦知以通政授提調乃
法外之事然不可為提調而陞嘉善也後之職品相當時乃可為也然
大臣豈偶然而計而啓請不允利城君以泛濫鄙陋被論以不可為坐
起然提調不可人人而為之王子君可為提調者幾何人耶利城君提
調不可適也甄城君壓良為賤之罪刑曹堂上色郎官誤決云推之則
可適之則不可○辛酉內醫院都提調張順孫提調金安老副提調南

世雄詣藥房問安

仍私問于承傳色金蓮孫曰前出淡黃水今則何如

而出瘡口必傳曰予無他證氣候如常但瘡口未合頃者淡黃水數出今

不合矣云則間出近來久廢視事未得接賢士大夫心甚未安然欲待永差而視

事仍傳于張順孫曰雷震原陵松木故遣卿致祭卿其往哉前於健顯

兩陵震松木之時則遣官致祭而已然於予意疑亦有親祭之時也但

其年月已久未能記憶耳先王陵寢有雷震之事是大災變不可

以為尋常也厚陵雖不如他陵然反正之後他陵則皆得親拜如齊陵

等處則非如近陵又因年凶未得親拜心甚未安此非欲親祭而議之

欲其知予意而言之張順孫啓曰固當拜陵果因年歲凶荒百姓困

弊而未得為之今聞上教實為感激○憲府啓曰凡各司提調以二

品宰相差下乃祖宗朝法例也鄭士龍以通政為掌樂院提調士龍

雖曰解音豈洞曉律呂復古雅樂之人乎以秩卑之人請授二品提調

是不遵舊制創立新例也未知何為而如是也諫院亦啓鄭士龍利城

君事傳曰皆依啓○壬戌傳于政院曰近來久廢庭試有乖於勸人才

之道來二十五日以堂下官文臣為庭試可也○癸亥諫院啓曰刑曹

堂上色郎官事臣等敢啓之者非但為所啓一事也今州奴婢換定事

專是好吏之術豈可謂有官貧乎如此之事頗多其不至罷職亦云幸矣判書年老專委郎官郎官專委下吏參判參議充位而已獄訟之間以有猥濫之弊民怨不貸其時參判則已適矣判書參議請速適色郎官金綱人物殘劣昏曠尤不合六曹郎官請並適傳曰刑曹堂上色郎官事今以所啟觀之非徒誤決壓良為賤之罪全州奴婢書吏用術行移使之換定似不能制下皆逆○甲子傳于政院曰正二品之少但有洪叔等數人故銓曹以注擬判書為難今則淑亦為禮曹判書其注擬判書尤難矣欲以從二品之人陞正品而用之但不可偶為之須用久行之人今以崔世即單望疑于刑曹判書○以具思顏為綾原尉崔世節為刑曹判書丁玉亨為戶曹參判李賢輔為刑曹參議○乙丑戶曹啟曰昨奉審新宣陵則主山後來脉山脊低微處長四十尺布帛今若加土高二尺許則與他處如一且來脉東邊踏損開路凹陷處橫長七十尺廣二十七尺上深三尺下深四尺地脉絕似以地理法言之則必須填塞以補地脉其功役且不大矣傳曰當速補土禮曹為公事啟下○憲府啟曰刑曹判書崔世節素無物望且有物論崔壽城雖與安處謙文然處謹謀害沈貞時壽城不與同謀而世節以同謀進前為弘文館副提學時亦被駁告而殺之壽城乃世節同姓三寸徑也

六卿重任何可計其久近而例陞乎如此則官爵猥濫請速改正掌隸
院判中事黃琛前者雖經漢城府左尹及刑曹參判皆參亞官判決事
則官秩雖卑一司詞訟專主剖決琛於聽訟必非所長請速迺傳曰當
今正一品之人故前日之政銓曹以注疑判書為難故不得已陞叙故考
其官案則在從二品而稍以者崔世節也踐歷頗多人物亦不至於庸
劣可陞於判書故陞而叙之耳副提學論思重任故雖被論於一時不
可永不用也今欲觀治職之何如故不允黃琛武人專斷雖非所長然
前已多歷決訟之地判決事何不能治乎不須迺也史臣曰世節有姪
子壽城為人不羈為世節多直言心常厭之思欲除去因其安處謙之
亂以壽城狂言潛通沈貞處使陷大罪慘酷甚矣○丙寅京畿觀察使
柳灌來啓曰京畿年前秋旱故百姓不得食田穀而今不用田災田稅
嘗以大豆納之百姓多呈訴以為前年大豆最不實故不得備田稅至
為憂悶云前者凶荒之時則田稅或有待秋成納之之例今年田稅亦
令待秋成納之何如百姓欲受官散大豆而納于田稅前年各官或不
得歛大豆若給官儲使納田稅則大豆之種亦不得給矣前者非徒大
豆稅也凡田稅待秋成納之之例有之請問于該曹及大臣傳曰以此

所啓之意先問于該曹該曹不能自處然後問于大臣可也政院以戶曹意啓曰京畿監司所啓事幸奉田稅而未盡捧者待秋成納之有前例矣元田稅待秋成納之之事則前例所無也今不可別生新例且國儲殊竭亦不可不捧但前年田穀果為不實強令以大豆納之則必不得及時備納從自願作米捧之何如請令觀察使訪問以啓傳曰依啓

○丁卯兵曹啓曰頃者雖却惡獸因設檻穿苑囿司從事官李聃昨又來告以為有惡獸於仁王山洞攬狗以食云雖有檻穿不可得捉聞廣州居人有善為弩者前於惡獸橫行時一歲之內捉惡獸十餘云此乃不遠之地請令上來捕捉傳曰依啓○戊辰憲府啓曰刑曹判書崔世節事自 上以為雖無超卓之才然亦不至於庸劣于世節之事自上亦知之詳矣既無物望且有物論前為副提學時亦被駁六卿重任何可計其以近而例陞乎如是則官爵猥濫請速改正判決事黃琛事自 上以為已歷決訟之地 卜教至當但左尹參判皆參亞之官別無所主斷之事判決事則官秩雖卑一司詞訟專主剖決琛於聽訟必多窘處請速適刑曹掌隸院皆聽訟之地一日不坐則滯訟必多請勿留難不見○己巳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致元等啓

曰臣等已知 上體康寧矣但前者瘡口未合以今比前而觀之則不知其何如也傳曰予無他證氣候如常瘡口則鍼破處已合而惟自破處未合必以穴深而新肌未易生也近來經筵啓覆朝賀朝參常參等事一切停廢未得臨群臣久矣至爲未安今可視事但視事則非徒視事於內又當視事於外恐於日寒之時視事內外而更爲不寧也光弼等啓曰調慎之事不可輕易也臣等欲啓之以矣近來年連凶荒故廣興倉乃朝士頒祿之地而其儲已空各司雜物寸寸合之以備來月祿俸國儲可謂虛竭不可不預爲之計也今年氣候已非豐登之象赤光布天是亦旱徵若又由荒則不知何以爲也至爲恐懼諸君公主翁主第宅買之已費巨萬而造之又役軍士軍士不能自役而使人代之故二朔之價至捧絲布八九十匹民生何由而不困乎外方以此尤爲艱窘逃散者多矣夫營繕第宅雖出於不得已然國儲之虛竭民生之困弊未有甚於此時宜舒國用以緩民力矣若其前買家舍之未盡營繕者不可不盡營繕垣墻之未盡築者亦不可不盡築臣等非以此而入啓也自今買家當擇完固之家而買之使因修補則國不虛費民不受弊矣大抵軍士代役之價不無限定之法而濫捧之弊至於此極欲

法司申明其法也且近年以來災變疊見除五六年內被罪人外已卯
年被罪人已過十五年存者無幾反正時無知人被罪者年月甚久亦
幾死亡少有疏通之道無乃不可乎恩出於上自下不可請也但罪
之輕重自上知之若觀其輕重以次施恩則其叙用與放歸量移皆
在 上裁而已傳曰諸君公主翁主家舍事非國家抑勒而買之也自
願進上故令該曹市准耳如大臣所啟而有以完固之家進上則可以
因而修補而已國不虛費民不受弊矣但進上之家類皆破毀而不用
故不得已改作弊在其中予非不知也然予不可使進完固之家也頃
者寧山君其家舍自願進上非予求買也自欲分給其子女耳予以
為此乃完固之家可以因而修補功力不多故許令進上適有臺論未
果納之今若有以完固之家進上者何必改作軍士之番價則必有定
數法司自當申明也且頃者見各道罪人摘奸啓本則非徒己卯年被
罪人及廢朝時作弊被罪人也亦有以倭金興利人以其黃金潛囑倭
人詐為倭金欺誑進獻而
受價被罪之人允此罪人之多未有甚於此時也然如此人心奸惡之
時叛逆之人則不可輕易放之也如以倭金被罪人及廢朝時作弊被
罪人本皆無知之人而累次陳訴其年月已久死亡必多今可放送也

己卯年值趙光祖一時被罪之人雖有誤事於一時然亦非盡不肖之人雖不可為臺諫侍從亦可任為百執事故已欲叙用而物論以為不可開端故未果耳頃者朝廷擾亂今似稍定遽使叙用此輩等無乃乖拂於物論乎姑待時日益久然後用之何如其中權撥不干涉於光祖予之所明知也韓忠以廢朝時張淑媛家書題權鐸為善人而啓達之時撥以奉旨贊助而已非光祖之類也故已欲叙用而臺諫以為不可至有劄子故亦未敢用之耳其時張玉亦以他事謂不干涉於光祖之事也被罪而玉則已見叙用今雖被罪又其他事李希被罪之時張玉以符之婚家坐中間造言之罪也而撥獨不見用故予欲用之耳然方今朝廷乏人銓曹以注擬判書為難不得已計其以近而陞叙也崔世節其在政院已久其經監司參判亦多矣故以世節為刑曹判書然亦不協於物議時方啓級權撥今雖欲用亦非欲大用也外則以一邑授之內則以一事委之何如卿等以罪人放送事啓之故費此言耳光獨等又啓曰臣等所啓之意非欲放亂逆之人也亦非欲盡用被罪之人也亂逆之人不可計其以近而放之也全家徙邊之人亦不可輕易放之也此人等雖自上放送臣等猶以為不可也但己卯年被罪人及廢朝作弊人或叙用或放歸田里或量

移皆是疏通之事當以此而有施故啓之耳權撥叙用事臣等亦皆在朝之時然臺諫所以論啓之意未能記憶耳鄭順朋柳仁淑已卯年之後亦不被論久在朝列及李沈為大司憲增衍啓罷不知其時有何論也但其類之人猶在朝任職者亦不知其幾人也金安國之事亦與此二人同其叙用與否當自上裁斷也自上以權撥叙用事下問故啓之傳曰被罪人事干亂逆者關係宗社者全家徙邊者皆不可放也已卯人叙用之事亦不可遽爾開端也但其被罪之人幾已死盡獨朴薰金鍊無故猶存此人則放送為當權撥之事不干於光祖之類別以其罪被罪而被罪亦以今雖不可大用授以外方之職可也廢朝時作弊之人及以倭金被罪之人則如此民怨朋興之時怨無大小此人等亦可放也史臣曰己卯年被罪之人皆一時名士也况權撥鄭順朋柳仁淑金安國非得罪於己卯而皆於其後被罪者也鄭光弼既舉己卯年被罪之人啓請疏通而又舉權撥等四人啓請叙用其意可謂美矣而左贊成金謹思以鄭光弼之言為非常語入曰己卯年被罪之類有何汲汲於用而光弼之言至此乎聞者莫不鄙之○政院啓曰大臣以為被罪人當觀輕重而放送院不知某某人被罪而其輕重亦不得知廢

朝時作弊人及倭金被罪之人今義禁府書其罪名以啓乎權撥叙用
事及朴薰金絀放送事奉承傳乎何以為之傳曰大臣所啓之意亦從
然以為雜罪人罪之輕重自可可知云爾非謂廢朝時作弊人及倭金
人之罪有輕重也廢朝時作弊事何能知之其時建議大臣亦不推問
但以為某人作弊於某地是當罪也某人作弊為某事亦當罪也倉卒
之間如此定罪而義禁府亦定其去處而已安知其罪之輕重乎今雖
書罪名以啓予亦不能知其輕重何可或放或不放乎放之則皆放不
放則皆不放也大抵以被罪年以故放送事奉承傳可也倭金人亦以
一體被罪不可分其輕重皆以被罪年以故放送亦可也權撥張玉皆
各以他事被罪而玉則已見叙用撥獨不見叙用故當大臣所啓之末
而發之耳今奉承傳曰權撥非已卯年被罪人之例庚辰年以他事被
罪故還給職牒叙用云則知其不干於趙先祖之類也朴薰金絀亦皆
以被罪年以故放送事奉承傳可也○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大抵
良人投托勢家冒為奴婢者甚多 祖宗朝壓良為賤者全家徙邊勿
揀赦前為救此弊也今觀升曹前官吏緘辭則必須強費良人為奴婢
然後可論以壓良為賤也此言為無理果若其緘辭則近來潛付勢家

冒為奴婢者其勢家例免徒邊之罪耶刑曹不顧我國常用之法巧引相似律文冒誦良人為奴婢之律飾辭遂非與欺罔無異請並罷職甄城君家初欲

壓良為賤及其術將露恐被其罪又呈狀于刑曹以賜牌考准事歸之於奴而自以為不知至為巧詐家長若果不知其事則其初豈可以賜

牌速准還給事折簡于丘曹乎其家長請推論傳曰刑曹前官吏事事在赦前故棄之而適其職以示其失不可以此罷職也甄城君家事今

以請速准折簡事觀之則非下人之所獨為其家長可推也餘不允○庚午下權撥叙用傳旨仍傳于政院曰權撥叙用事議于大臣然其職

牒前已還給而又還收之臺諫論啓故還收今可還給職牒而叙用但於一時並令叙用則恐似未穩叙用不須汲汲今只還給職牒而後日叙用可也

○右議政韓效元戶曹判書金安老以庭試試官入勤政殿傳于韓效元等曰文臣廷試非如儒生之事儒生則論表文臣則詩各其所當試也

但今者文臣不喜製述武臣不喜馳射非徒文武也天文地理九術業之人皆不尚其術業何以則能使人興起耶其以此意為題而製之何

如效元等啓曰上教至當當以此意為策問題而啓之也傳于效元等曰文臣廷試非如儒生之事當試以詩也予欲以勸人才之意為題

故卿等以為當以此為策問題云然策問不小之文不可一日考之而文臣庭試例皆即考其以勸人才之意出排律題可也效元等以文武並用長以術七言排律十韻試之傳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然文臣庭試近來四五年所不得為之事今不可不為勸獎居首沈彥光之次趙仁奎朴忠元等並加一資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

四月癸酉朔臺諫啓曰刑曹判書崔世節人物庸常從二品亦是六卿重任何可輕授刑曹重地數日之內詞訟百端今無判書已經累日帶訟何可勝言請速改正傳曰適之○戶曹啓曰近來連歲凶險經費之事至為寒心百官祿俸亦為不足每為減省未安故以各司以陳之物推移充數此乃前古所無之事也古人云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今則無一年之蓄幸有邊事及天使則何以為之前以平險外方小小之物皆已減省然自曹不能擅減之事須與大臣議之今年農作只隔四朔若至七月則農事可知請於其前雜事俱停以見農事然後為之何如傳曰以此意議于政府○以尹金孫為坡城君梁淵為掌隸院判決事持沈彥光為司諫院大司諫○甲戌憲府啓曰廢朝時作弊之人罪犯雖重累歷年紀蕩滌猶可言也秦石中李仇巨金金壽命金玉同等後人

納金者也被罪不多年皆蒙量移之可其時臺諫累日論啟今也永被放還
 殊無懲惡之意請勿放諫院啟曰前蔚山郡守黃汝獻在任時貪饕無
 忌非徒使官庫一空以守令多買本郡人奴婢又潛誘鄉人及才人白
 丁接置本家潛隱役使又籍錄民間大牛托贈同鄉相交之人公然以
 官價抑買而給之及其適來也以術還奪其牛如釜鼎雜物類此頗多
 且以守令運鄉家時赭盡胎峯及鄉人墳墓松木無所忌憚多役本郡
 工匠如營公廨又以術漁奪民田不知紀極在官在鄉俱害於民請推
 考痛治答府曰此人等皆功臣當初若功減則不至於流而以其罪重
 不可功減云故流之耳其後因其上言而量移之今又與大臣議而放
 之故不見答院曰黃汝獻事依啓史臣曰汝獻罪犯贓汚宜置重典納
 賂安其撓法伸救獲免大罪只竄理山物論憤之汝獻少登文科且幸
 文墨之枯被選賜暇書堂出入侍從人皆雅重未幾所行如此才技之
 不足取亦可知矣為人貪黷無恥臨其利欲如狂如癡恬莫羞恥性且
 詭譎人莫敢測○以平安道觀察使申公濟書狀下于政院曰黔同島
 居人前者遼東焚燒家室盡刷出之仍語我國之人曰此島爾國主張
 之云今者觀此書狀其人還來起耕造家而義州率軍驅逐以石相歐

若此不已終至於箭相加則其生事必速矣今此來居之事其出於
遼東之意乎其亦中朝所知之事乎若中朝所知之事則彼島本非我
國之地其人等逐之復來而我國越江驅逐中朝聞之而以爲非則無
乃尤為惶恐乎然此非兵曹所可獨斷其議于大臣○良方坤方自氣
布天○丁丑忠清道清風郡忠義衛尹霖之家失火其母老不能出霖
妻挺身投救與其女兒俱至於死 上嘉其義烈命加褒獎○三公議
啓曰黔同島事臣等亦為驚駭 上教至當隣近官軍人不可抄發但
遼東既為處置當禾穀茂盛之時而踏刈之可也交鋒則不可今聖節
使南孝義入去時更論遼東為當傳曰依啓○傳曰崔世節立朝已久
陞加資為判書六卿則重任今可適也加資則不須改正○以洪彥弼
為刑曹判書沈彥光為司憲府大司憲趙元紀為知中樞府事○戊寅
夜北方有氣如火○己卯憲府啓曰崔世節人物庸常多有物論決不
可為正二品之職故重惜名器累日論執既從公論即命女正旋命仍
皆非徒官爵之濫政令亦似顛倒請速收成命且今聞政府之議黔同
島唐人耕種禾穀待茂盛踏損云上國之人非敵國之比不先請遼東
而徑自踏損非徒有乖事大之禮恐或有將來之釁義州牧使金鐵壽

開論驅出則可至其所遣軍人與唐人相戰至以石塊相擊又請發軍
蹂躪種穀且欲觀兵至為非矣請迎其職諫院亦啟崔世節加資事傳
曰世節事依啟黔同島事臺論至當金鐵壽帝之可也仍傳于政院曰
黔同島事以憲府所啟之意更議于三公○夜北方巽方有氣如火○
庚辰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致元啟曰平安道事憲
府所啟不可與上國爭土壤之言是矣今以黔同島事前年我國請于
遼東而遼東刷還其人焚家滅迹曰此島汝國主之云不得已我國主
之也其以石塊相擊云者乃唐人所為非我國人所為也但先請于遼
東然後踏損則可矣今以義州牧使金鐵壽為非而逆之義州與遼東接
境我國之言無所不通彼若聞其禁止唐人而見逆則尤為凌轢其後
莫敢誰何矣當此之機而逆之恐或不可也且鐵壽所以請發軍者一
時并入諸島則恐其數少故云耳此則不可許也大抵土壤固不可與
上國爭也然黔同島事臣等自少聞之本我國所耕之地而其後棄之
未聞有中原人耕種之時也且義州人類皆得罪入居頑惡之民若與
此人等相為交通則其患尤大臣等意聖節使入獻時諭于遼東猶以
為遲但慮其煩瀆故如此啟之耳前者遼東大人與山東御史同議委

定官負刷還其人而令我國處置今雖禁止非相爭土地之例也遼東若令唐人來居則責在彼不在我也我國之人不與唐人交鋒而但為蹂躪未穀則可也金鐵壽於武士甚有計慮之人可為義州牧使者無過於此人如此而遠適則是棄義州也恐臺諫不知事體徒以大義言之也傳曰大臣啓意果當金鐵壽則仍任矣但其唐人等遼東雖已刷還其所謂今後汝國處置云者非中朝所知之事則若信其言輕自起軍相戰以致生事豈我國以禮事大之義乎若遼東更為處置刷還則可矣今聖節使之往言于遼東使自刷出也張順孫啓曰臣赴京時聞之允我國解送文書遼東不一一奏聞但於歲抄為奏目以啓云若果如此則遼東既已處置中國雖不知何妨光弼等又啓曰今聞中原犴子聲息遼東若請兵於我則亦為大事今聖節使聞見馳報何如且公貿易及通事等貿易亦令裁減中原若有聲息則我國西方常有遣將之事凡事務為減損何如今聞中原有事奉文院文書甚緊判校須擇知此院事者差之而可當之人亦有拘於相避不得擬望者如有可當者雖不得備三望亦須擇差何如傳曰中原聲息詳聞馳啓事依啓但如兀良哈等事則我國亦當有事也如捷賊則非我國所及知之事不

可為此而特送諸將當俟聖節使馳報兼觀事勢為之可也貿易事令
該司酌減可也判校亦嘗擇差○傳于三公曰近則氣候如常但因瘡
口未合不得視事至為未安今則瘡口之合已過數月經筵視事當更
見氣候而為之近來以不為閱武人不許軍令古人云安不忘危習陣
閱武等事今亦可為但平復未久不可乘馬勞動故不為耳且近有惡
獸出入城內可以命將驅逐然在 世祖朝兼閱武親自為之且仁王
白岳等山有惡獸亦親自驅逐云予意欲御慶會樓命左右廂一廂自
馳駱山一廂自仁王山分陣合圍以觀州軍節次令角則近於文昭殿
不可為也只以神機箭為之號令若有傳令之事則預先立馬於神武
門外今宣傳官馳傳何如且都城有低微處故惡獸越入今可加築耶
鄭光弼等回啓曰此事為之不妨但待 上體永寧一二度臨群臣後
為之何如城子令該司巡視加築何如傳曰知道○三公啓國儲虛竭
今年亦有旱徵秋成難必自四月等祿減省然後國穀庶可儲蓄故
前已啓之堂上官無所付祿者外其以下雜職自此等請勿填差傳曰
依啓○夜東方北方巽方艮方有氣如火○辛巳吏曹啓曰昨日三公
所啓知承文院事者莫如沈達源也漢語吏文皆通曉此人為判校甚

當但達源與曹正郎申石澗乃婚家不敢擅便注擬敢稟傳曰大臣以
為若有可當人則不計相避而擇差云耶當問于大臣三公回啓曰判
校可當者沈達源李億孫而億孫則資級不足達源於吏曹郎官為婚
家自下不計相避注擬則似有後弊若自 上知而為之則恐無妨也
傳曰以大臣意言于吏曹○以尹安仁為黃海道觀察使沈達源為承
文院判校○夜良方巽方坤方有氣如火○癸未都承旨南世雄等啓
曰臣等今朝會于延秋門待開之際見左扉有著矢自下射之則夫必
仰看而此則正插扉上人手可用之處故疑其以手來插也搖鈴將及
直宿軍士請推傳曰推之且其夫有何所繫之書耶如有之莫如燒破
也政院回啓曰別無所繫之書只於箭上三處削竹皮書曰兵曹書吏
韓忠輔而已傳曰其箭燒棄○甲申 上體永寧○傳于政院曰近來
三四年死囚多在故前者已令政院預見推案而啓之矣然京外死囚
輕重以近抄啓則予當分輕重為之先後也○傳于政院曰城內有惡
獸故前與大臣議之欲 銜慶會樓以觀用軍節次明日經筵後若以有
惡獸蹤迹告則予戎服除插羽弓箭 御慶會樓議政府兵曹都摠府及
承旨史官亦皆戎服弓箭除插羽入侍宣傳官戎服插羽佩弓箭專數

入侍事預言于兵曹世子以戎服佩弓箭侍衛事亦言于侍講院○憲
府啓曰聞明日 御慶會樓下 命左右廂捕仁王白岳等處惡獸云

驅捕惡獸雖命將亦可為也 上體新就平豫若 御慶會樓下則傳

令往復之際必至日晚以 御近水涼爽之地似未安且古例未及知

也關內以戎服殿坐至用形名恐非其所若曰以廢閱武則或 親閱

或命將自有其所故敢啓請停政府啓曰今聞明日朝經筵後親見捉

虎近來以未視事無乃待二三度臨群臣後徐為之事耶且累月未寧

今初視事而遽為戎服恐予勞動深為未安荅曰啓意是矣當命將驅

逐○月量兩珥○乙酉 御朝講檢討官具壽聃曰古人以刑獄為重

今此所講之文所謂利見大人元吉云者大人之心至公至正也事之

是非輕重人之曲直邪正皆不逃於鑑空衡平之中而聽斷無誤所以

元吉也古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云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刑獄

之間不可無欽恤之意也人之有情無情異焉而刑之輕重亦不同如國

家狐鼠豺虎之人逆諸四夷者不能更存欽恤之意也已卯年士類其

事雖不能無誤原其情則皆欲為國無一毫邪念而被罪十五年父母

兄弟妻子不相見死亡殆盡天涯萬里幾已為枯草荒墳而朝廷無一

人達其矜憐之狀故 聖澤未及於冤魂殘骨是乃大欠典也頃者特
許疏通放歸田里士林相慶物情皆快至於路人無不驚歎 上曰感
傷和氣而連有災變故放之耳近見減省事目讀書堂亦限秋成權罷
云讀書堂今爲文具雖不如古然 祖宗朝設立之意非偶然也減省
之事至此可乎且雖減省一二員供具之資其於國用幾何有補大司
憲沈彥光曰 成宗朝接遇讀書堂固非偶然而有時遣人持令製詩
其所讀之書亦令講之其勤者則別加厚褒其不用心者則亦有責罰
故人旬用心無不力學近來待遇之事與 成宗朝異焉而無各別勸
獎之意下人之不力於學宜矣且儒生累年居館屢舉不中者叙用
事載在懸板故成均館歲抄後移文禮曹禮曹移文吏曹此乃 祖宗
朝立法而勸獎儒生之事也非已卯年間新立之例也雖已卯之事其事
若是則猶當行用况此舊例乎近來銓曹專不舉行一無叙用徒以宰
相折簡注擬且清白吏子孫叙用爭當擇其賢者而用之今則不然只
以捧簡者注擬是不以人物徒以勢而已初受之職雖似卑微其終必
為臨民之官不可不擇之於初也大抵禍亂之作若不防之於初則救
之於後甚難須自 上軫念邊釁焉然邊方枝葉朝廷腹心內修至則

餘無足憂所謂內修云者非特武備朝廷之間無奸邪之徒陷害士林者則朝廷自然和平豈非內修之大者乎且聞昨昨挿矢于延秋門而不繫書其術可知前於闕內投石時上教以為今後有如此之事則玉石俱焚云今此挿矢之人亦畏此教而不書辭緣矣前者射矢法司之門則臺諫例必避嫌自臣為憲長之後無如此之事假使有之臣意不當避嫌奸邪之徒欲驚動人心而敢為之雖射府門不為避嫌雖射闕門亦不上達則恐奸計自窮亦無如此之事矣領事鄭光弼曰成宗朝讀書堂官負不過二三人其他則在弘文館亦可以讀書矣今之國事至於急迫限秋成權罷無妨儒生固當叙用矣在任在喪終制亦多積滯不見叙用凡居下等者及監司啓聞罷黜者待經年叙用而始付無祿官以漸而陞則窠闕不窄在任在喪者及無故沉滯者皆得叙用如以災傷差錯見罷守令則猶可用也知事金安老曰學校有名而無實果如上教儒生文臣不勤學業無如今時祖宗朝在上者勸獎人才至矣朝廷歆羨有才之士者亦深矣今則不然有才者非徒無益反為身累故父兄不以勸子弟子弟亦不以文章自勵但以為科舉之資而已以文章比於經學則雖未然文章實羽翼六經亦不可謂之

末也文章之外無賢人故國之文治必賴文章而興焉今之不尚文學已為積弊不可遽以法令而祛之必使人心感化有一藝者人皆歆艷然後人才興起其機都在於上心誠愛好無少間斷耳自 上如此則風俗自然崇尚斯文矣文臣抄擇事 上教亦當今者雖為文臣庭試老不為文者間或有之若欲激勵則莫如擇其中可為者而使之或講或製以考其能耳一日製述而科次則製述者亦不能盡其實何能得其旨才乎雖賞之亦不能勸矣揀選能文之人累度製述通計科次如有文章異衆者則雖有微過特叙朝端以勸之可矣大抵人之片善必皆錄用况文章之學出於天才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者乎中朝以我國為禮義之邦者但以文字而已今若天使出來或有文字唱和之事不知何以當之 世宗成宗兩朝豈偶然崇獎而人才如彼其盛乎今之頽廢已極不可以尋常振之臣徒抱長憂不知所以祛弊也堂上官文臣亦當抄擇而勸勵矣 上曰中朝以我國為禮義之邦者果以能文而已若天使出來而無人應酬則必以為不如古也庭試果為大廷堂上官堂下官文臣各別抄擇而勸獎非如常規則自然勉勵矣安老曰勸獎之事不可以製述賞給而為之人主一心之所好下人從之如影響焉

自 上若示其至誠好之之心則朝廷無不好之也

成宗朝曹偉俞

好仁等特優待遇其乞郡時所製之詩合書入臣之父訢在家所製之文亦令書入皆踏啓字而下之矣俞好仁等在喪時別致賻物臣之父有病歸休時下書觀察使別給率從許就田舍以承政院連送藥餌臣目見其事至為感動勸獎之事若但論賞而已則不能使人感激惟其好之出於至誠以示寵異之意則京外之人孰不觀感而興起哉讀書堂事 上教當矣臣亦非為輕易而罷之前於臣往讀之時亦遇凶年而權罷今年之凶近古所無而讀書堂官負各因事故專不就讀徒有虛名然不可以為如是而罷也士林間慨嘆亦愛禮存羊之意也 上曰武臣觀射累日為之文臣亦累日製述而通考之果當安老曰見選文臣或一日製述或累日製述皆當出自宸衷但其中持 者亦寵異丁他人以至誠待之則其何有不感也光弼曰外方守令有能文者則別加褒美當如安老之言矣且廢棄之人如柳仁淑鄭順朋非當初得罪之人其後以行而及李沆為大司憲乃為啓罷如此之人今雖不可大用京則軍職外則守令有何不可且如具壽福亦非重罪也差除外官何如 上曰己卯年被罪之人不可輕易開端叙用也但不可終身竄

默故依大臣之啓而放之耳其中若有不得已叙用之人則叙用可也
不然則不須汲汲叙用也具壽福及其時史官一人同以他誤事被罪
何有區別乎光弼曰史官一人則乃李構也構之事則乃鄉約後道不
拾遺之言鄉生妄啓之耳以他事被罪與具壽福固無區別此人等初
授外方訓導教授終為典籍恐亦無妨鄭順朋等事 上裁史臣曰己
卯之人所以見放者徒知安老之所為而不知安老之所以為然也安
老自知不容於公論其心以為若疏通己卯之人則士林必德我而重
我故陽從公論勉開其路然其本心則無一毫有佑於己卯之人安老
平生視己卯之人不啻若仇讎日夜揣摩嘗膽無非報之之心也然而敢
為如此者外釣其名陰售其術也具壽聘徒知其迹而不知其心故到
處揚譽安老之美則識者笑之及其晚也始知其所以然而終陷其術
身竄遠裔壽聘本一踈迂淡如者也嘗以好善自許然城府不密對人
與語輒傾懷抱竟為友人所陷惜哉○傳于政院曰抄文臣堂上堂下
官製述入時時製述可也○命入大學十件于內○丙戌日暈兩珥○
丁亥傳曰朝經筵有言慶事之後外方儒生慮有科舉多集于學云領
相以為如視學則秋成可為也若一試製述而用賞則自當散去云是

故命考館學儒籍欲於十七日試之于庭今聞儒生之數多至一千
 餘人况予平復之後既已陳賀頒赦取人亦不為無名也 祖宗朝國
 恤三年後有視學取人之例與其秋成取人莫如今儒生多集之時而
 取人也此意何如其議于三公領議政與光弼議若取人則必須錄名
 後試取錄名非一二日可畢則外方儒生必聞聲而全集臣之前啓為
 是故也今因 上教而更思之秋後別舉亦不為無弊今速合試一處
 取若干入其中試者錄名使入 殿試恐無妨左議政張順孫議 上
 教允當但年凶無比恐外方未來者亦聞奇全集也即定試期何如右
 議政韓效元議儒生之數多至二千餘人不宜闕庭試取依 祖宗朝
 國恤後取人之例分試取人初試之日亟令擇之殿試亦速擇日則聚
 京者無久滯之苦在外者無全集之弊從領相議○戊子傳于政院曰
 初試若不錄名則恐不應入試者亦或有之其儒生到記速抄以啓且
 時散朝官應赴文武科者并令許赴且別試亦不可無講書講經前例
 書啓試場處所擇廣濶處如太平館或其處為之可也○聽朝啓承旨
 鄭百朋啓戶曹書吏智書學偽造戶曹關字盜用銅鑼鐵罪及軍器寺
 書負金文孫與智書學同謀銅鑼鐵受出分用等罪斬待時三覆并依

允領事韓效元曰今者儒生數多不可試之于闕庭故特設別舉如庭
試則可以獨試儒生也此乃別試武科亦不可廢也而外方武才人以兼
司僕內禁衛取才事上京者多若或以六兩一夫高其規模使於不日
內畢試則外方之人必不搖動今日已與鄭光獨議之故敢啓 上曰然
文武一體故已令設兩科且規矩自有前例兵曹斟酌為之兵曹判書
尹殷輔曰規矩雖有前例然前者未有如此急速取人之時須自 上
定其規矩 上曰試才當從略為之也○引見全羅道觀察使崔重洪
忠清道觀察使蘇世讓于思政殿 上語之以救荒恤民嚴殿最興學
校之事重洪曰臣聞全羅道凶荒不如慶尚道之甚且今兩麥向熟之
時庶可救荒學校事重亦當與守令議而為之世讓曰忠清道自戊子
年以後連歲失農百姓困苦臣敢不盡心救之且學校之事臣前為全
羅道監司時見之一監司巡行各邑不過一二度雖勤檢舉儒生專不
力學臣意雖不知一字之人授以一冊課其日月不能者罰定苦役如
此則必能通習矣且見全羅道僧人之多非忠清道之例或起為盜賊
殺害人物焚燒人家恐終為大變也 上曰全羅道僧徒作賊之弊前
亦有議故已為下諭此乃監司檢察之事然急迫為之則恐有生變世

讓曰民之惰農逸末者及僧之結黨為盜者皆褻於場市臣欲一切禁罷而但慮凶年民或賴此為生故只許一月三日出市耳 上曰勸農桑亦守令所當用心○政院啟曰文科初試合試一所則有父子相避又有試官相避故別試初試例為分所矣且出何題而試之敢稟傳曰果於一所合試則紛擾當分二所以策文試之而一所各取一百人武科亦分二所為之見前例書落後當定試取之數○兵曹以各年武科前例入啟曰甲申年規矩六兩二矢騎射一次四中以上此規矩最略然今則尤當從略須以六兩一矢騎射一次四中以上為規矩取之何如傳曰依甲申年例以六兩一矢退四十步騎射一次四中講書粗以上為規矩而分兩各所取五十人○憲府啟曰全羅道觀祭使潘頰枰時方依傳旨推考矣碩枰為妻病欲上來相見而為書狀馳啟已為失矣又不待發落徑自上來尤為大失雖罷職亦可但已令推考此乃私罪自有其律傳曰碩枰事果為大失雖罷職亦可但已令推考此乃私罪自有其律待其畢推治罪可也○諫院啟曰別試之意在於廣取四方之士而今於數日之內試取如恐外方之人知之非徒有妨於廣取之羨意外方儒生傳聞道說者必贏糧全集雖欲及試於未上來之前反有騷擾之

弊若於秋成視學則此時廣取宜矣今只以居館儒生試取雖曰勸獎之道如庭試則可矣以此設科似為不廣傳曰欲於秋成視學取人之意自初固有矣但秋有式年鄉試不可大舉取士莫若於今文武人多集之時取之大臣之意詳盡不可更改○弘文館副應教金希說等啓曰別試判下非但其時也取人之法三代以後唯科舉為正自古人君以此為重三年大比之外國有別試者以得人才為急廣舉之猶恐有遺逸也今則欲得人而反慮多士全集取士之路不既狹乎夫科舉之錄名所以謹取士而清仕路也今則不計苟簡務欲急取只許名存到記者赴試遽廢錄名之法取士公道於斯大毀非所以垂範也前春以庭試為別舉是亦大違常例物論至今未已豈可復蹈其失哉初試後錄名尤非古例也且上之取士下之應舉俱須以正今也外方儒生揣有別試先自妄動士習之不正已可見矣為人上者當正以導之况遂其異望之心乎既以庭試成命已下旋命別試於號令亦有所顛倒請停別試傳曰廣取人才之意似可然人君取士勸人之道何拘於一規決不可更改○己丑憲府啓曰前年拊大廟乃是大慶其時可為別試而以年凶太甚朝廷有欲停之議今年飢饉近古所無南民餓等

朝廷方遣使賑恤之不暇若聞別試之奇則其未來儒生必不分晝夜
奔馳而來或中途而返或至京而返其弊不可勝言且兼司僕內禁衛
取才外方之人曾已畢試故幾盡下去在京者少其於武舉亦無廣取
之意請停別試姑為廷試似為無妨又啟潘碩極事依允別試事不見
○庚寅 御之講檢討官洪春卿臨文曰元使稱名不辱命也綱目使
稱名者三十人惟陳大德鄧素為譏夫使受王命而出隣國王命之辱
不辱係其身之輕重若不自重其身則是辱王命也故陳大德鄧素只
以言語之失被譏焉今之奉使赴京者貪於貿易貨物至使唐人唾罵
此豈非辱命乎下人馱載之多未有如此之時乃廉恥道喪之所致也
且人臣得罪者古豈無之今人略不自思欲遂奸謀無所不為如沈思
順以士類為貼榜之事至於投書大內亦非草茅人所為此皆已往之
事然往者如此來者安保其必無也然 上志堅定則自至消滅矣史
臣曰貼榜之事安知必思順之所為也投石之恠亦安知非草茅所為
也思順雖有文墨少技性本浮妄不得取信於士林又以沈貞之故疾
其父子者亦多其為疑也固宜然豈以不聞不觀之事遽疑乎大抵匿
名書雖父子間不能相傳載在令甲則置之不問可也當時之議不公

強其所不見之事以為思順之所為而酷訊嚴刑殞斃杖下使思順而實為此謀死有餘罪固不足惜若有曖昧則豈不冤乎况投石之事亦甚黯黠尤不可決指某人所為春卿儒者也亦不脫時論又從而為之辭何耶○辛卯忠清道觀察使李龜齡狀啓曰清州有良女注乙伊年少喪夫守節哀痛誓不適他幼學韓璉欲逼汚之注乙伊閉門堅拒哭泣良久自縊而死節行卓異請褒賞傳曰褒其節義韓璉以其罪罪之○論八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曰近來連歲凶歉百姓阻飢無種子者十居八九田野不闢多致荒廢其不播種而安有秋成之望乎予念至此益深憂疚道內各官有儲穀則推移均給赴時勸耕申飭守令各其境內無有陳荒卿亦嚴加檢飭以副予憂民之意○壬辰 御夕謹○癸巳 御朝講○聽輪對○甲午傳于政院曰良女注乙伊為亡夫守節韓璉欲強汚之致令自縊有司雖論以宥旨前事不可以赦而專釋其罪其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注乙伊守節韓璉強欲媒娶情甚可愍然以姜旭行媒分明則非強奸之例已經赦宥凡死罪皆蒙渙恩而璉獨不免恐赦令不信亦妨事體左右相議同傳曰知道○憲府啓曰正言蘇逢受命在試場聞其子死不為啓稟徑自出去情雖迫切

宜先啓後出徑自出去失體請寔且今觀叙用之類則朴仁貞亦與焉
朴氏之罪大關 宗社其同姓之殺決不可接迹於朝列啓罷已以今
遽 命叙人情非徒驚駭且有危懼請亟收成命傳曰正言被論逆之
可也朴仁貞非身犯之罪而罷職已久故今使叙用然時不奉承傳其
不舉行○乙未御朝講 上曰古云死者不可復生又曰為囚求生道
今於啓覆之時與左右議之者求其有可生之理而京外推官鍛鍊為
文故啓覆之時無所更改推官須任慎重之人可也侍講官金希說曰
唐太宗設為五覆奏者以死者不可復生為囚求生道之意也書曰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之獄官以此五者出入人罪輦轂
之下不無其弊况外方乎古人云獄鍊則死有餘罪又云出入人罪則
以人之所犯坐之其現露者必以其人之所犯坐之則彼必詳慎矣同
知事沈彥光曰官吏用情誤決之事法司推察入啓而有 上例為棄
之故官吏略不用心若現露者不饒而必以其罪罪之則有畏懼之心
矣夫官反內貨來五者正當今之弊也而聽訟者之淹延不決職此由
也非徒聽訟官如此也訟者亦不利於已則必歸咎官吏謀移他司此
乃賤隸人之常態不足論矣至於在宗宰之列者亦為之如此者各別

治罪以所訟之物決給時執者何如 上曰聽訟官吏以易決之事淹然不決故訟者呈法司法司推其官吏然其官吏不可皆罪也大司諫吳準曰朴仁貞叙用事憲府昨已論啓而依允矣然所關重大故更啓之當初朴氏所犯之罪及其時物論切齒之事自 上所洞燭而遽叙其切親之人恐自 上惡惡之心有不如初也因此而奸人得以窺上意謀欲搖動無所不至則禍亂亦從而生矣昨日即從憲府所啓故物論快矣然其憂懼之心則猶在焉 上曰此人非身犯之罪只以罪人族親見罷今又不知其永不可叙故為之叙用法司論啓予即改之非他意也 上有慙色微笑彦光亦啓仁貞事○傳于政院曰尹儒被罪之事亦與具壽福無異故還給職牒此意其知之○以蔡洛李滢為司諫院正言李浚慶為弘文館著作○丙申憲府啓曰持平安珉前任兵曹正郎時以政色郎廳白壽長等祿職除授事不詳察為之而今方被論不可在職請遞傳曰適之○丁酉取武科朴士良等七人○己亥憲府啓曰講經後覆試製述此兼舉經術詞章之美意也前於別試雖或講經只驗其治經術與否而已今聞講書分數通計云若以講分取之則有似明經科也無製述取人之意請勿通計傳曰今此別試依乙卯

年例為覆試雖不用三十三人講經後製述一度本欲通計之意也今
 已臨迫不可改也○庚子以慎居寬為司憲府持平任虎臣為侍講院
 說書○辛丑聽朝啓○宗簿寺提調啓曰前者宗親子女年歲雖多從
 所告載于璿源錄自辛卯式年以年滿人不赴時考准為非而良妻子
 自己婢妾子五歲以上者及賤妾子八歲以上者不許載錄此左議政
 張順孫為監春秋館事時所啓而自 上亦以為然然無承傳又不立
 限前限後之法故宗親紛紜呈訴實為其子則以宗親之子為常人不
 無寬闊在前所為之事而遽為防禁大有所關然無法可據請立法限
 傳曰宗親之子於例式年載璿源錄非獨提調知之政丞亦知焉今所
 啓年滿人不許載錄不知始於某式年也然以言啓之必奉承傳以公
 事啓之必有受教法則已立宗簿寺不謹持守而失之今若更立則如
 新立其法也分明有立法之事政院其考之且其所啓政丞處今可往
 問○傳于文科試官等曰講經製述俱入格者十二人皆取之而以一
 人為一等二人為二等八人為三等出榜可也一等一人元繼儉二等
南三 等八人慶渾任說李世球李
希孫 李顯忠金棋郭懷英金老傳
三人鄭彥 愨韓樹李圖

以為經學詞章皆不可廢云予欲通計講製分數而取講製俱入格之

人今聞試官之言則雖不得入格製述講經分數之多者亦見取焉故從分數次第而書啓云試官之意欲通計講分而取之乎式年則有前定之數此則無前定之數當臨時見其製述入等而取之故今命取講製俱入格者耳然事若從誤則必有後譏今欲議于大臣姑勿出榜領議政鄭光弼議 世宗朝有大通大不通故講經分數多至於二十五六分然若不得入格製述則不取自大典刑定之後講經製述分數通計取之我國家方用典法也然乃國家大事惟自 上裁左議政張順

孫議式年講書與製述畫數并計故雖無製述畫數而講書畫數若多則通計前例也但今已出榜恐難更改右議政韓效元議講經製述分數通計已有前規伏惟 上裁傳曰今觀大臣之議大意皆同今其取七分上可也等數予更計之殿試則自上定之此乃覆試也試官分

而定之○草榜已書而改出他榜一等一人元繼 二等三人鄭彦龍 韓尉李圖南三 等十人 慶禪 任說 李

世球 李希絲 尹元衡 閔球 朴鵬 鱗 李顯 忠 南官 家 金棋 也 前中 而後 落 者 郭 懷 英 金 彦 傳 也 前 茲 而 後 中 者 尹 元 衡 閔 球 朴 鵬 鱗 南 官 淑 也

○臺諫啓曰當初講分通計事判下有違於別試之例故憲府論啓而

自 上不允故講分通計事中外已知試官亦通計書啓而還命只取製述人此與通計本意似異然而草榜已出中外人已聞其也得其也

失矣今又更命通計前之得者還失失者還得命今顛倒故敢啓傳曰
 所謂命今顛倒者自 上有命又命改之之謂也非此之謂也予意以
 爲講製分數當通計故命取講製俱入格者試官以為通計分數則雖
 無製分而講分之多者從分數次第而取之云試官之意與予意似異
 科舉重事故議于大臣大臣之議與試官同故從衆意而取之今不可
 改也○壬寅左議政張順孫啓曰前者臣為監春秋館事時宗親妾子
 越一式年者不許璿源錄故臣仍舊例為之其立法與否未之知也傳
 曰今觀左相所啓之意則為一時啓請之事非欲為常用之法也無爭
 傳又無受教而宗簿寺至今行用誤矣今後勿用此法可也○領議政鄭光
 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祐元等啓曰文武科既為會試當為殿試常
 時殿試則先出文科題而後取武科于慕華館例也但 上體年前累
 月未寧今則瘡口雖合然 聖體尚未蘇復大抵瘡証久當益慎犯夜
 出題又行幸門外恐不當也武科人數亦少請於闕內隨便試取何如
 且朝啓之後不當 御經筵經筵之後不當視雜事近於一日之內
 御朝啓又 御經筵少有倦怠之氣不須強為也且昨日文科覆試出
 榜時臣等亦預焉然於臣等之意以為時未出榜也其所以致有二榜

者乃試官等之誤也常時式年則如以一所十七人一所十六人預定其數講分製分通計出榜例也今則無前定之數與舊例不同試官當初入試場時當取稟用幾分以上而取幾人也此則不然先自開封持封彌而來出榜于此以致紛更使前中者後落前落者後中其有後弊明矣傳曰予證自二月始平而以不為經筵者以瘡口未合故也且予豈不有計乎宮中不無行步之事其試之者多矣經筵視事則當以便宜為之如武科殿試則避殿之時或於闕內為之今予瘡口之合已過數月乘馬行幸猶可為之況此乘輦之行乎依前例為之於慕華館可也且昨日之事大臣以為試官之誤宜矣予意以為既不預定其數則當取其講經製述俱入格者矣試官於初入試場時不以依式年例從分數試取與否啓稟及夫命取講製俱入格者十二人而又以科舉不密之意傳教然後乃言曰式年覆試則雖不得入格製述而講經分數若多則從分數次第而試取云是以依式年例以分數多寡而為次試官果為不察矣如試官之言而間間抄出以講製俱入格者出榜則異於近者之規矩必有囂囂之論此予所難獨斷而議于大臣也大臣之議與試官之言同故依近者式年覆試之例從分數多寡以取耳其講製俱

入格儒生二人若欲并取則並其講經儒生六人為二十二人恐有
多取之論故只定七分以上而取之前後雖似相異然雖十易而終歸
於一可謂得體○憲府啓曰別試通計講分近所不為之事而乙卯年
亦無此規今且無通計承傳故臣等果已論啓矣然講分通計業已判
下已奉承傳則是規矩已定矣覆試試官科次製述來啓之後旋 命只
取講經製述俱入格者此非通計講分之意也 命下未幾收議大臣改
命通計講分大抵規矩既定則但當依規矩出榜而已不可紛紜改更
科舉重事而命令不一以致顛例俄頃之間兩榜並出前中者或後落
前落者或後中物情驚駭竊恐科舉公道自此不如古也故敢啓且試
官非徒不密試場之事出榜之際 上命雖下又收議于大臣則姑不
書草榜秘不傳播以待裁落可也而徑書草榜而大播使兩榜雜沓並
出見之者莫適所信至為非矣請推且只取講經製述俱八格之人大
異於初定規則監試官宜於此幾論啓而略無一言又收議大臣通
計講分而後只以不可改前榜啓之尤為失矣請並推之傳曰依啓○
御夕講檢討官洪春卿曰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科舉之法立自漢唐
以至於今莫不重之以其公正也昨於初 命之下中外已聞某某得

失而更出一榜得失相異物情駭愕夫科舉士之出處之路出處正然
後其於展布亦有裕矣今之試事至為顛倒得者還失失者還得非徒
取士之路不正其為士者於出處亦可羞矣我國家於科舉之際糊名易
書至為嚴密故雖間有僥倖者得與而人心無疑以其至公正至己卯年
以成守琮之策為不善製表出而奪其第夫科名雖亂賊亦不可奪况於
全榜之中表出一人而奪之者乎守琮之得失固無所關然其科舉公正
之道自此不重人始有搖動科舉之意矣今之紛紛如此人必以為科舉
之際亦無公道也未流之弊必自此啓矣 上曰試官等當初若以分數
通計與否取幾人用幾分之意取稟則無此失矣若依初命只取十二人
則善矣既無此前規而榜又未出故不得已從大臣之議而改之是乃初
不能致察之故也弘文館應教金布說等啓曰取人之路惟科舉為重當
一出於至公至正不然則枉門大開而取人之路不得其正矣亦將何以
勸勵一時而作成之哉是故科舉之間少有不正之事則自 祖宗朝以來
例罷其榜皆重其事也今者覆試初命取製述入格者十二人已定其等
成命已下榜播都下某人得失人皆洞知而又出一榜立落頓殊允在聞見
莫不驚惋成命已下立落已定則豈可因試官之啓收議而更改乎非

祖宗重科舉之美意而至今取士之道自此大壞恐有後世之議也請亟
罷榜以正取士之路司憲府以勿通計分數論啓今則視此過舉無一言
及於改榜之非反以講分通計為當非但前後所論顛倒軟熟為得計大
失臺官之體臣等職在論思不可不啓傳曰罷榜重大之事當與朝廷議
之憲府被論其適之○傳于政院曰弘文館以今別試覆試為不正請罷其
榜至於攻擊憲府罷榜重事不得已罷之乎此乃覆試時誤錯之事以講
經入格之人更為覆試乎又以講經入格之人依他別試直許殿試乎其問
于大臣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左贊成金謹思等
議啓曰凡科舉之事別試式年各異其例別試則試官以製述入等名
楮不開皮封而啓之自上亦不先見其名而定其取人之數今之試官
則不然試卷皮封先自拆開別書姓名而啓之使 上見其名而定
其數與古例大異前後之人得失亦異物情果為不協而後弊亦不無
矣然儒生無猥濫奸偽之事而榜亦已出是亦成命也若又罷之則尤為
紛紛今不可更罷傳曰啓意至當予亦非欲罷榜也今以講經入格儒生
三十六人更擇試官使為製述依規矩取之則中之者自安而物情亦
快矣此意何如三公啓曰 上教至當○是夜坤方有氣如火○日暈

五月癸卯朔以崔世節為戶曹參判丁玉亨為大司憲林百齡為執義
宋純為司諫朴洪鱗許沆為掌令蔡無擇為副應教金光軫為持平成
倫為校理洪春卿為副修撰沈彥光為同知中樞府事○甲辰大司憲
丁玉亨以暗劣無識見不能堪任辭職傳曰卿自前以為臺諫侍從今
自亞卿為大司憲何有不能堪任乎勿辭再辭不允 御夕講侍講官
尚震讀至卿大夫之喪比卒哭不食肉之說乃曰君臣之間其勢雖懸
絕其理則如元首股肱人君常時徒以面貌待臣言不聽而計不從又
其死也雖從禮文是乃終始有異也必也平時以至誠待臣言聽計從
有如骨肉及其卒也又為之如是然後終始如一亦無愧於死生幽明之
際矣○日暈兩珥○乙巳傳于政院曰今見漢城府囚徒則醫負及通
事等以唐物貿易不納事被囚此人等於赴京之時惟以私事為急而
不謹公貿易至為過甚其囚禁督徵宜矣然赴京使臣等來言中原禁
斷買賣故不得從心為之云此人等前已以囚蒙宥見放而猶不納故
今又還囚也在中原所不得買來之物今必以本色捧之則雖十年囚
之何從更得而納之乎滯獄可慮不可長囚醫負藥材則或以人參從
自願代納通事貨物亦以他色貨物從自願代納似可其有以縣布願

代者則許今代納亦可今其放送而以他物市准代納事言于漢城府
及該曹○憲府啓曰科舉重事而前者兩榜併出至為顛倒諫院不即
論啓殊失言官之體傳曰諫院被論不可行也適之可也○司諫宋純
啓曰設科取人國之重事一開苟且之端則後來之弊無窮矣當初只
以付到託儒生特設別試非但有違於廣取人才之意也別試覆試之
事古無其例而又至於出榜之際事甚顛倒或中者還落或落者還中
兩榜之出人莫適從人情不快物論亦多此實有異於 祖宗朝慎重
科舉之意也不獨一時之失必有後世之議請速罷榜以快公論傳曰
初欲以付到託儒生為庭試及其抄錄則儒生之數至于二千餘人難
以庭試而如此儒生多集之時古有特設別舉之事况國有大慶陳賀
頒赦之端取人不為無名也予以此意議于大臣大臣之意皆如此故
定為別舉考其前例則乙卯年有覆試之例故據此而又為覆試何謂
古無其例哉依式年覆試規矩而取之成命已下而出榜之日試官只
書講分製分而啓之大地式年覆試則一等入格人講分製分俱錄于名
氏不關皮封而啓之式年覆試則有前定之數故試官先自開此則不
然故予未知其所啓之意只慮古者式年覆試一等入格人講分製分

俱書之例而但取講製俱入格之人此非各別變例也俄而試官因科舉不密之教而待罪之際有言曰依式年覆試例而取之已有承傳式年覆試則從分數次第而用之故如此書啓云予聞此言即悟而駭焉然則間間抽出人而掛榜有違於已下承傳之意亦有違於覆試前規恐有後議即停出榜仍命不用之事而議之于三公則三公皆以為當從覆試前規而用之云故即從分數次第而出正榜耳命停出榜之後試官等不及禁止而下人先播草榜泛濫莫甚榜單子亦未啓下其先播草榜之意自上車莫之知也何謂兩榜併出哉比則儒生無一所失而上下不能致察之故也講製俱中而落者二人雖欲併取然則至於二十二人恐為猥濫故定其七分上而取之其或中或落者中間下人之所先播也非啓下正榜也近者之事首尾如此予恐新司諫不知故詳言之耳自古初試有罷榜之時覆試無罷榜之時故已與議政府同議而大定今不可搖動也初試講經之時皆無錯誤而只於覆試出榜之時紛擾故予意欲以講經入格者全數更製而出覆試榜則物情可快將此意與議政府反覆議論則皆曰此雖似當亦是罷榜也儒無所失則自古無罷榜之時此乃試官不明之所致也罷榜則恐有後弊云予意亦以為然大抵我國之事必援例為

之後有小錯人皆爭喧異望僥倖每欲罷擄則人情予信國試不定後弊莫甚此亦大事故不罷也事若有誤於初則雖十易之終歸於一可也今此正擄一依初命覆試前規而出之則又何嫌於中間先播之失而紛亂罷極乎○禮曹啟曰前者大明會典貿易價物及人情物件給付每行而每行使臣皆以為時未開刊不得留來云此事已久恐使臣或不詳勉聞見也請於今聖節使南孝義赴京時各別言之且李和宗已以威化等島事往于遼東若和宗順成其事而遼東亦不更問則己和宗不得順成其事而遼東問其移咨之意于赴京使臣則不知其意而答之為難詳言而送之何如傳曰大明會典則前者赴京使臣問于禮部每以為事務浩繁時未開刊云今不可強為求賀也威化島移咨之意則言而送之○下平安道觀察使申公濟書狀其書狀曰我州牧使金龜壽早內前日刷月二十三日令軍官沈自池等二人率都訓導等五十六人入去禁耕則唐人百餘名持杖以石塊追打我國人不得相對退走之際定屬衛金寧元墜馬被從多數達才弓並馬匹據奪還家令通事洪貴仁請見為頭唐人開說則答曰汝等相音聞我劫打辭緣則前耕立苗之處必復拔根須勿進告云其所奪馬匹等物則還給右唐人甘心沃策發惡滋甚冒死歐打雖抄率境內各鎮堡軍士入歸禁止為難云臣即以此禮皆受教姑勿率軍蹂躪李和宗回還仍傳曰威化島等事前者已令後禁耕與否更議施行辭緣行移義州仍傳曰威化島等事前者已令勿禁而邊將猶自發遣軍士禁止耕耘唐人百餘名持杖以石塊追打

我國之人不可相敵退走之際空虛衛金亨元墮馬被捉弓箭馬匹據奪還家云此乃唐人雖不如彼敵人之例然亦是受辱也移咨則可禁耕則不可故已令勿禁而今猶禁耕受辱今後勿禁事其令禮曹下諭可也○以權輓為大司諫吳準為副提學安世彥為獻納金臺為副校理洪春卿李塘為正言徐社為知中樞府事金鐸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丙午遣知中樞府事南孝義奉表如京師賀聖節○諫院啓曰院大司諫出仕後乃可為獻納正言署經而大司諫權輓自為副提學時得病呈初旬詮聞今亦不能速出云若待差息則臺諫不得著經人不能出請帝權輓而差出他人使得速為署經傳曰大司諫依啓適差○戶曹啓曰通事醫負等以貿易唐物不納故被囚而土教以為必以本色徵之則終身不得納而滯獄亦可慮今可放送而以他物代納云大允通事之受貿易赴京者私事則力為之公事則臨還時專不用意為之不可不曰禁而徵之也貿易價物至為猥濫大紅匹段之價至於白苧布二十五匹真珠之價亦甚繁重矣名雖囚禁亦為不緊故徵納之際每以麤惡之物納之雖再三退之終則不得已受之其受國家重價而欲納濫惡之物至為非矣今又從所願納之則於國家所用無關

而有利於彼者多矣今國家米麵虛耗物貨空竭若緩而治之則不獨
此輩無懲戒之意後此赴京者亦不用心於公事恐不可徵之以鄉產
也且醫負不納藥材若以人參代納則醫司藥材今方俱絕况御藥所
用尤切不可以他物代用而人參我國所產得之甚易一成代納之例
則國事虛疎而得用藥材難矣若欲如此則御藥所用外不緊貿易始
停何如傳曰通事則所落之言至當此人等能解漢語凡物親自貿易
而如是泛濫雖囚禁徵之可也但醫負則不如通事之能解漢語親自
貿易也中原稀貴之藥則滯獄雖以終不能納以他藥材代納無好前
教代納人參者非謂必捧入參也此乃舉一譬喻之言也醫負則稍有
間於通事而一時十餘人以滯於獄似未便有司當斟酌為之而勿令
滯獄○司諫宋純啟曰今此別試之事至為苟且若不罷榜則後弊無
窮上教以為儒無所誤乃試官之所誤云大抵科舉試官舉子一有
誤事則皆有後弊何必儒生有誤然後改之試官有誤則不改也且上
教以為覆試無罷榜之時云覆試前無所誤之時故無罷榜之時矣若
有誤事則雖殿試亦可罷也慮有後弊而敢啓請速罷榜持平慎居
寬來啓曰科舉重事少有不正之事則非徒有議於當世亦有後弊前

者覆試兩榜併出中者還落落者還中物情駭恠莫適所信非慎重科舉之意也自前以來未有如此之事請速罷榜荅宋純曰昨日予意與大臣之議已盡言之不可罷榜也試官舉子有大錯之事則可以罷榜今則儒無所失而上下未及詳察之事也初雖有誤別無深意後若從正而改之則雖十易之亦無所妨何必執初失而不改乎後出之榜乃用式年覆試之前規何可罷之不以荅慎居寬曰科舉果重事初雖有誤終必歸正然後可也是故不用初命而後出正榜此乃式年覆試規矩也儒無所失則古無罷榜之時今此試事之首尾與昨日傳教司諫之意同自然可知故今不更論也此事別無深意而朝議已定不可更改故不允○平安道節度使宋叔瑾以斬虜首三級為書以獻之其書曰今四月十八日申時有建州衛彼人李禾他等出來進告以為同衛彼人童甫伊浩童皮陽古等去甲申年驅逐後其父童他時各被斬故常時懷忿前年擄去朝鮮人三名今月十四日率步軍八十餘人向前年採蓼人擄來處云故即抄驍勇軍上土境內搜討時伏兵金成庚射賊三名斬首彼賊等犯境見敗之餘無不退屯山谷更成兇謀之弊窮極搜討事已為行移矣歸順彼人李禾他等賊黨指向處及發軍日期

明白進告其功不細彼人等更來則接待何如○丁未下武科規矩落
 點單字仍傳于政院曰今方日長之時舉子數少故兵曹書啓規矩盡
 數落點然此非立落之事祇為坐次故如是也其以此意言于兵曹○
 副提學吳準謝恩後仍啓曰前年為應教進講之時眼暗故細字僅得見
 之頃為大司諫時署經單字終不能見眼暗比前年尤甚經筵官所任
 專為進講不能見細字則不得為所任也不可為者而隱嘿冒行不當
 故敢啓請通臣職傳曰副提學非必恒為進講與他官相為輪次進講
 爾年不甚高而人物且乏不可適也勿辭再啓不允○領議政鄭光弼
 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等詣賓廳啓曰聖體康寧之後昨日前
 為舉動舉動言親
拜表也臣等不知 氣候何如且明明日武科殿試規矩兵
 曹書啟自 上盡數落點雖今方日長舉子數少而若盡試其落點規
 矩則勢必以矣恐有倦怠之氣也規矩已定臣等亦知啓之未安然減
 此規矩而速試早時還宮何如日候亦暑臣等之意如是故敢啓且慶
 尚道兩麥為蝗蟲所害有尤甚不熟之地如此等處須預論救荒之意
 依春時之例去春時各別
賑救故言而賑救則生民庶可得保其生矣且科舉重
 事也殿試之日已近而臺諫之論啓不止今者出榜之際自 上親見

儒生名字而取之又有前後之異弊果不無也臺諫之論啓宜矣當初
試官取稟後以儒生名字入啓可也而不爾是雖出於無情而事則誤
矣初欲通計講製之分中間以講製俱入格者取之之後更思通計規
矩而議于朝廷處之別無深意 上之明白正大之心分明解說于臺諫
且言其不可罷榜之意則臺諫亦豈不計哉 上無私情儒無所失若
罷文榜則將置武科於何地其不可罷榜之意臣等前已啓之此事雖
與臣等議之實與朝廷議之也我國之事無不援例今若以此罷榜則
必有後弊矣若有可罷之事則臣等亦當先自啓請也且聞今之中科
者皆有志為學之人云尤不可罷也况大事何可如是搖漾不定乎事
曰前者大臣來啓請勿行幸殿試者必以予氣候尚不如古也今又問
安者亦以為昨日拜表時舉動故也然近來氣候永寧也武科規矩事
常時式年別試殿試則武才或試三才或試五六才而不得盡試
者人幸日暮故自前乃然今則自上氣候平復雖終月試取猶
可為也故兵曹書啓規矩皆為落點矣當初武科只取七人似乎
埋沒然五中以上者皆欲取之則其數至於四十餘人不可盡取故以分
數定限而只取七人故欲盡試武才也且慶尚道兩麥尤甚不熟救荒

事啓之宜矣此道自前年凶荒尤甚故已於左右道分遣發差官救荒
 今亦依啓救荒可也且文科罷榜事自上亦以為不當也當初製述名
 紙不隄皮封而來此開拆從講經製述分數次第而取之可也而預開
 皮封以來此其誤也然已以式年規矩而出榜矣今其所謂誤者榜則
 不出而下人先自喧騰故以為兩榜俱出也當初自上未及詳察而為
 之及其察之也慮有如此之議故乃議于大臣竟依規矩而取之何害
 之有且以前日之事言之大臣於經筵啓之以為成宗朝僧人之收
中文科也今時則此亦可罷也然其時愛惜人才故不能而用之也
 已卯之榜其時亦謂罷而終不罷之其人等至今布列矣今者之事已
 依規矩而出榜若復改之則後於式年當用何法臺諫所啓之意未可
 知也予當初未及詳察而後更詳察依規矩出榜矣予意不過如此
 而大臣之啓亦當也○大司憲丁玉亨大司諫梁淵執義林百齡司諫宋
 純掌令朴洪鱗許沆持平慎居寬金光軫等啓曰科舉國家大事少有
 差爽之事則決不可用自上以為初榜非出榜也云然已定等數次
 第成命已下不可謂之不出榜也今者兩榜併出之際適有戚里之人
元井

繪乃中 前落而後中者自上至公無私萬萬無疑然人心不知 上

意之至公無私而議論囂囂一時尚如此後世安得盡知哉此擄決不可用也請速快絳馬荅曰卿等聞今三公所啓之言則可知決不可罷擄之意也且聞前日傳教之意則亦可知此事之首尾也其曰戚里之人前落後中議論囂囂之事上不知外議而卿等啓之使上洞知可也然為此言者甚無理若試官落第啓之而自上命以戚里加錄則雖無此言予之私情不可免也初命之事亦出於上若欲取戚里之人初當取之何有落之而復取哉由是觀之予之無一容私之意亦可知也其時日將暮至於閉門故未及考前例而但慮前者覆試亦取講製俱中之人故命取講製俱中者此非各別變法也是上下未能致察之所為而已其間別無容私之意也其欲罷擄者必托以戚里之人紛紛議論雖臺諫何能知其此意哉戚里之人講分居早而自上取之則可謂非矣講分最優而其下人以七分獲然者多何嫌於某也戚里而不取手到今卿等反以戚里言之此難辨說也又有一說焉卿等徒拘拘於初命以講製俱中者取之之命而敢欲罷此依規矩從分數之擄式年覆試從分數之法置於何地又於來式年將用何法乎況古有僧奴登科者此是大錯然以科舉為重故未聞有

祖宗朝罷擄之事也且以近日之事觀之已

卯之榜臺諫侍從請罷云然此乃重事故終不罷之到今以不罷為是也依法取人之事其何拘於初誤而欲罷之耶是事其無後議乎仍傳于三公曰不可罷榜之事上下意向故已答之矣臺諫之言如是若見此所啓所答之辭則卿等可知也戚里之人予欲以私意取之則初何落之而旋即取之哉予初雖誤料後悟其失而議于卿等以改之從其分數次第取七分以上之人其中適有戚里之人分數最優者矣予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期於罷榜以至僥倖者并此喧言則上無一言而罷之此乃喧騰之術而由此可知今世之人心也朝廷反陷於其術而不自出也其罷榜與否以朝廷公論而定之可也勢至於此自上難可辨說也大抵此事非自上即命即改也試官更啓而予即改之重難故改議于卿等而取此公議也自上欲用私意於其間則雖愚者一刻之內落之取之何如是之顛倒哉况於更議卿等之時何敢欲罷此榜而以講經者全數改製依法取之哉取無私意豈可悉矣比言非臺諫之所發外間之人欲其罷榜者喧說如是故臺諫以所聞啓之實為美矣鄭光弼等同辭啓曰當初自上已令通計分數定為規矩而出榜之際自上忘却只取講製俱中之人及聞試官通計之言即悟而

收議改之前中者後落前落者後中此試官雖無情而事則誤矣故方
推之矣其幾如此臺諫論啓宜矣咸里之言臺諫以外間所聞而啓之
自 上不須驚動自 上至公無私之意反覆解說于臺諫則臺諫亦
豈不計乎韓效元獨啓曰臺諫論執而何可遽已耶傳曰三公所啓知
道○傳于政院曰弘文館初啓之時自 上欲以講經儒生更製述而從
科次等第出榜也以比見之其無私意亦可見矣此意并言于臺諫可
也○大司憲丁玉亨大司諫梁淵等啓罷榜事不見持平慎居寬獨啓
正言李塘有物論越署請逆答曰適之○戊申臺諫啓罷榜事不見○
傳曰方有酒禁勿為遊街○平安道斬虜首將士兵曹啓請論實夫逆
可賞兵曹之啓請論賞非矣新虜之地雖與李亦他進告辭緣相字安
知李亦他聞野人漁獵而進告要切乎大抵彼人若無犯寇之事則何
可漸獲以○己酉 上御勤政殿出試題武科以兩退○內醫院都提
開邊事哉調啓曰赴京 回還醫員不納藥材故令漢城府囚禁徵納而自 上以
他物代納事傳教大允藥材不可推移用之一村多則不得劑藥且御
藥非如外司所買不可闕進而赴京通事等私已物貨盡力買來公家
之買視爲餘事專不用心買納今若放送則後之人尤不用心買納其
弊不小請還囚脅徵其中最不能納者以他物代納何如傳曰如啓○

庚戌大司憲丁玉亨大司諫梁淵等來啓曰見今日雨勢則乃大雨也
今欲冒雨為武科殿試此乃計其弊事而然也然舉子七人其弊幾何
入君舉動不可少有者且下人先容亦豈合於禮貌若不得進退之事
則不得已為之假使文科今日出榜武科退試何妨且文科壯元亦不
須今日內授職也為文科壯元及小弊而冒雨試取人君舉動苟且未
安請待晴為之○注書朴忠元收三公議來啓曰殿試當依禮文為之
使中外皆知也今者自上疾病之餘雖不出試人誰恠之故前者請
於慶會樓下試取耳今日雖雨亦可試之但方革太似苟簡以貫革試
取似可且宗宰不須供饋但為賜酒何如○荅丁玉亨等曰今日雖雨
宰相自差備門簷下出入則可不霑服而宗宰供饋之物累備還棄之
弊亦可慮也故以欲試之意議于大臣果若雨勢不止則不可試貫革
也試取退於十一日十二日為政而放榜亦當以次退行但正言當差
午後為政可也○侍講院啓曰世子侍衛事昨日忙迫之間未及詳考
前例今日更考則 成宗朝勞酒宴中官一人宮官一人侍世子俯伏
於注書一處世子若出則從行而他宮官皆在於幕次也此不獨行於
一時乃成例之事故啓稟傳曰宮官一人依其例俯伏於注書一處

也若中官則伏地於注書一處似異退在幕次有事則進來可也進事如

之類○上御慶會樓取武科李玘等七人文科取李顯忠等十四人○

辛亥戶曹啓曰軍士衲衣造作事前有傳教但考之前例則丁亥年二

百領分定于各司造作戊子年一千七百領分定于京中東西班造作

今年衲衣幾領令何人造作敢稟傳曰衲衣分定于東西班有弊依丁亥

全例而二百領分定各司造作○下禮曹報府公事其公事曰等長國

詐誦國王同生弟等問意云國王之姓尚也尚等不問之則又變

必中前居入俄稱出來也明矣右首座雖曰回去時途他出來使臣傳

受書契更來故一年內再至云其言至為奸詐考其書契內圖書則可

知其國王書虛的而至今不送閱實無據前後辭歸反覆開說還送

而海東紀內諸吏不許接待者給過海料之半云右融春堂等依此例

給送事行後何如議政府如仍傳于政院曰融春堂等變說姓族又不送

書契至為巧詐其不接待宜矣然彼君不見接待而歸則必被死罪豈

肯還歸哉使於他國而不見接待則殺之倭人之法也待夷之事亦重反覆詰問更探情實

以許接待何如議于大臣領議政鄭光弼議曰融春堂等其言辭甚詐
諛其不接待似當然待夷事重依上教更加盤問以示回去之意更
探情實馳啓後更議何如左議政張胤孫議曰上教兄當但禮曹牒
呈故舉詐諛多端若不辨正遽即接待則恐陷其術後弊難防姑令行

移詰問觀其答辭更議何如右議政韓效元議曰 上教先當姑令行

移更加盤詰究問以啓後更議何如傳曰議意皆同依議為之○壬子

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不舉閱武之重今欲水戰以兼觀稼而問于戶曹

則船之到江而解其所載者百餘隻云若以東西江之船合之則可為

水戰乎其問于兵曹以啓兵曹回啓曰考水戰前例則或用船五百四

十餘隻或用船五百三十餘隻今者潛船百餘隻則有之矣站船及東

西江之船請令京畿觀察使及工曹摘奸知數何如自江以上之船謂

而下來傳曰依啓○文昭殿提調啓曰近來祭享之事陵夷與古有異

典祀官或不親受奠物獻官於祭後飲福之時亦不知味故下人有泛

濫之弊而至於果子亦無味請自今申明令典祀官親受奠物獻官亦

知味床果亦令參奉持來入啓若有誤事而自 上傳教或獻官入啓

則請典祀官推考科罪下人之汎濫尤甚者亦各治罪何如傳曰皆依

啓○癸丑以權停禮唱文武科別試榜于勤政殿如儀○京畿都事李

名珪啓曰左右道之船盡歸而唯餘九隻矣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

工曹以船數入啓後合計而言于兵曹○傳于政院曰十六日觀水戰

于望遠亭而還宮時兼觀稼于西郊也工曹今必以船數入啓矣然船

數雖少但欲觀其進退之狀耳道路則出宮時由勤政門光化門崇禮門阿伊高街望遠亭還宮時由弘濟院彰義門光化門也此當預為修掃故言之○甲寅兵曹啓曰前於水戰後必觀武才今則何以為之且古者水戰時或一廂五衛或一廂三衛今則何以為之敢稟傳曰其處可試之才書啓可也水戰時一廂三衛亦可也○憲府啓曰十六日望遠亭水戰事已有傳教但今年飢饉前古所無飢民企待兩麥成熟而亭之近處多有禾穀之田大駕若臨則許多下人必有踏損之弊雖嚴加禁止勢不能一一禁戰飢民救活之資萬一少有損害則恐有乖於省耕之意請停諫院啓曰水戰雖是閱武之事又近於遊觀今則旱灾方極中外飢饉莫此時為甚以兩江私站船不足之故京畿水邊私船及外方商賈之船並點拘留其弊不貲非但此也軍馬當狹路之處則踏損禾穀尤有所未安焉雖有不得已之事亦當恐懼修省之時况事可斟酌則不必強舉請停臺諫同辭啓曰兵曹叅知崔重演前有物論故駁罷承旨今為政曹堂上未便請遞傳曰近以國恤不為閱武久矣且水戰則不可非時而為之必為之於五月漕船畢來之時者例也而今也非徒水戰兼欲觀稼然民生飢困禾穀茂盛之時雖禁下人使不

踏損勢不得一一而禁之望遠亭水戰則依啓停之而十六日於慕華館習陳可也崔重演果有物論故近以不叙不可以一時物論而長不用也故叙之不可逆也○日暈兩珥○乙卯傳于政院曰慕華館觀武

才抄記已啓下矣騎射二次三甲射三甲槍他才多故小革定為五巡

今以武臣堂上官堂下官十人分左右邊一邊各五人也但此人等有

才不才之殊兵曹須以弓品而均分俾射小革以決勝負勝邊則當給

兒馬兒馬十匹繫于近處松木下以示之通堂上堂下官而居首者則

當給良馬○傳于政院曰今此習陣結束似無倭將令兵曹并為之且

左右廂交戰之時助戰軍以內禁衛兼司僕驍勇人著甲而預屬某衛

以啓則予臨時形名出而用之也○傳于政院曰左右廂某衛與倭人

交接則廂以倭人犯邊放神機箭而報變駕前亦放神機箭而應變此

常時習陣之所為也至於倭人被捉則不報矣然今則某衛追捕倭人

即以捕倭放神機箭而報于其廂大將大將亦放神機箭而應之可也

○丁巳臺諫啓崔重演事不允諫院累啓漢城府參軍李洪事不允至

是停之李洪工曹參議金李愚之賢也李愚則上之潛邸時師傳也

與庶尹判官何以異哉使如此之人聽訟訟者其無冤乎○兵曹啓

曰親閱廂左右廂所屬驍勇軍助戰事新規也無相當形名大駕前舉
左別軍將旗則左廂前衛所屬驍勇軍等以遊擊將旗相應而即出助
戰舉右別軍將旗則右廂前衛所屬驍勇軍等以鷹將旗相應而即出
助戰何如但軍器寺無此二旗遊擊將旗 鷹將旗惟於宣傳官廳有之請出而
用之且騎射時先射者纔到初的之次者劃即馳上聯絡不絕事有傳
教但馬行有疾有鈍若前去之馬鈍而後去之馬疾則恐有相衝之弊
何以爲之傳曰驍勇軍於左右廂皆屬前衛則見大駕前所用形名而
自然出送也衛將無各別直領之事此形名不用可也騎射事果爲混
淆先射者射四的後之次者殺馬馳射可也○弘文館上劄曰受諫非
難樂聞爲貴若受諫無樂聞之誠則言者將以逆耳爲諱而邦之喪無
日矣頃者臺諫將罷榜事論啓戚里一言有拂天意殿下自處嫌私
任朝廷處置朝廷重事豈有人主示與而人臣獨處者乎厭諫之端已
露於此先後兩榜事雖顛倒天意豈容有一毫之私而臺諫亦恐囂囂
之談傳播彌廣終累盛德故不敢隱其所聞於宸聰殿下當虛懷聽
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恢樂聞之量不宜遽示忌惡之意以沮言者
之氣大抵入主於聽言弗拂如湯樂取如舜雷霆之下猶恐有不盡其

言者况忌聞忤旨之言以啟拒諫之漸乎臣等竊恐 殿下樂聞之誠不及於初而忠言謹諫將不達於冕旒也伏願 殿下虛受樂取務廣已德進盡忠諫益開言路傳曰予之所言非忌言者之論也言者以所聞啟之之意似美矣但言及於上雖不如士大夫之當避然獨斷為難故議于大臣之際言勢自不得不爾也况此事大臣則方論其不罷臺諫則如彼言之其勢雖不忌言者之論言勢自有未安何有拒諫之理乎人君勢不當避予豈欲不與哉但欲更聞大臣之言而快斷之意也○傳于政院曰頃於經筵大提學及宰相以為華國之事在於文臣近來不喜製述若天使出來則無以應酬云故文臣之能文者已令抄擇而頻數製述以勸其才矣然非徒文臣也生員進士累舉不中者雖不登第豈無能文之人乎今并抄擇製述而當天使出來遊觀時令此人等助之何如此人等非長為生員進士也後日登科則為文士也矧書篆文雖非文臣亦皆抄擇矣其以此意問于大提學及禮曹以啟○丘曹判書尹殷輔等啟曰今於平安道斬賊三人者金成庚也此人自持啓本而來終雖論功然呈所志自願為兼司僕故相考則此人前者亦多有功其有武才與否未可知也然聞之則有驍勇之才云請差兼司僕

何如傳曰依啓○以蔡紹權為刑曹參判黃士祐為京畿觀察使吳準為弘文館副提學柳灌沈彥光為同知中樞府事○戊午禮曹啓曰前者傳教以為文章華國之資文士當預養上教至當當與大提學同議抄啓而儒生能文者抄擇事則年少儒生為長篇詩以應監試能為律詩至於華國者無有所聞段使有之而以科舉為重不能致力於華國之文雖欲勸勵亦無益矣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昨日弘文館劄子以予不與朝廷重事而任朝廷處置云予答以非欲不與也言勢自不得不爾今考之則無任朝廷處置之言只有予難辨說之言言勢適然而已非謂人主不與也其考諸日記以啓政院即考日記以啓曰只有予難辨說之言無任朝廷處置之言○臺諫啓崔重演事憲府啓趙演事不允○已未御朝講大司憲丁玉亨大司諫梁淵啓崔重演趙演事不允玉亨曰近來凶荒前古所無而慶尚道尤甚私行之人聯絡州郡知與不知出入無忌守令亦非樂為接待也恐其毀譽不得已待之少不如意則雖無所失亦作虛言而喧播故守令例待私行供饋贈與已成格例多有弊事自法司亦當禁斷矣各別下諭諸道摘叢治之則庶可禁戢守令亦據國法而不為之接待矣上曰私行之弊果如所啓守令

雖不欲接待未知何如人而待之故前亦有禁止之法今又各別下諭則守令有據以禁止而私行之弊除矣且天使出來則必使華國之手待之故文臣則已令別抄勸勵矣非徒文臣也儒生之能文而累舉不中者抄擇製述事問于禮曹則禮曹以為未聞有如此人也彼朔書篆文非文臣者亦察焉生貢進士之能文者別抄何如天使之來也館伴雖專接待之任必有文臣之能文者在傍助之矣雖非文臣各別抄而勸之則善矣領事韓效元曰

上教至當允勸獎之路多則能文之士亦多文臣則當如此為之矣儒生亦有勸勵之規則必有能文之人矣經學製述之人雖不自科舉而出其中優異者出而用之亦不妨矣同知事沈彥光曰近來國家之勸勵儒生至矣而儒生之不勤讀書以成弊習以矣夫經學本也詞章末也然為大家文者不徒經學而已必本之經學旁通乎史記諸子百家無不讀之然後能成大家終為華國之文也效元曰舉業儒生未有餘力奚暇兼治諸子百家史記之文乎其勢不能為也然生貢進士中各別抄其性近者勸勉之則亦有能為詩家史學者也然經學詞章不可二之大抵勸獎節目各別為之則見抄者自然勸勉而他人亦有觀感效慕者矣

上曰方舉業儒生於詩史

之學固無餘暇其累舉不中而能為文者則抄勸可也且有節目而勸
勉則自有用力者淵曰臣意累舉不中者及學行超卓者各別錄用
為當也若欲得華國之文而使生員進士之人常為冷風諫月則氣之
浮薄者專治於此而其人物恐至於不可用也苟有能文而累舉不中
者則禮曹必得聞也而以為未之聞也雖只以出身之人勸勉亦必有
華國之文矣特進官李苞曰近來儒生雖曰讀書登科然讀書多從尚
簡不知大意所在製述亦不自勉雖政丞之試成均館亦不自作借人
製進只免責罰此則無勸獎賞格之事故人不激勵而然也夫中國之
法勢不能用之於我國然中國則製述之時人各獨坐令軍士守直而
製之歲抄合計而特加勸獎如廷試焉其作之非一日製亦非一度故
能得實才而善製者必通于經學詩家史記者也近來儒生只誦策文
抄集而亦取科名故以此甘心弊習莫大於此而成均館輪次製述優
等之人自 上亦只給筆墨以費之何能使人心樂為經學詞章哉年
少文臣之中必有能文之士如此之人各別勸獎而激勵之則彼必悅
樂而興起人多効慕而勸勉矣效元曰承文院掌事大交隣之事其
官之設專為吏文漢語也提調常為勸勵自 上亦不為輕易而文臣

專無勉力講習之人凡事之利害切身者人不自勉况已出身之人而無利害切身之事乎考講之時僅讀音釋吏文製述亦不著實如此者固當推考而罪之然勸勵之道不可以他求幸於其中有刻勵者自上亦示勸獎之道則豈無用意為之者淵曰旱氣連年而今年雨澤亦不霈然八道之中尤甚者慶尚道非徒民間飢饉各官倉庫亦至虛竭恒貢之物不可指言某物當減也然救荒之事宜無所不至而民間蕭然雖在恒貢之數問于戶曹雖一年不收而足用者特為蠲減則一分之減民受一分之賜矣頃見兵使慶尚古道節度使吳世翰啓本則方物請依前例自民間備納云其可以營中自備者已令不取於民而又為啓請此為何如若使兵使自營中助辦而不盡取於民則徭役廢幾少歇而民蒙恩惠矣 上曰貢物則戶曹既為公事而蠲減今當更察之救荒敬差官黃憲前以蠲減事馳啓有司當斟酌可減之物則減之而方物營中可自備者使自備當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全鐸拜辭 上引見謂曰南方防禦比之北方則似歇但萬戶僉使等專不撫恤軍士若嚴明廢貶則軍卒庶可得所也鐸曰近來萬戶僉使等貪污成習朝廷知其弊而欲以出身者遣之出身者則有前程必各別用力矣廢貶固當

嚴明然弊風已成滄海皆是豈可貶黜一二人而能革其弊乎然甚者
當先去臣亦以此為心而往○侍講院弼善趙仁奎兼弼善宋麟壽文
學蔡世英兼文學蔡無擇司書徐固說書任虎臣兼說書洪暹等來
啓曰今日書筵朝講後晝講時見之則東宮賓廳南隅把子上有一物
儻作人頭以紙塗之盡為毛髮耳目口鼻分明刻造而懸之以木牌兩
面半有所書而一面則分三行書之其言皆兇逆不道觸犯之言不忍
以口形容也朝講時所無之物晝講時有之而且必懸之於東宮者欲
使書筵官見之也尤為兇逆不勝驚愕若只書於紙如匿名書之例
則即當棄之矣此則非如匿名書不可私自裂破故敢啓木牌一面分
三行書曰
世子身陵遙為事猶世子父主身乙絞為手事猶中官身乙斬為手
事一面書曰五月十六日兵曹書吏韓忠輔等十五人為白乎事傳
曰常時匿名書不取實者以嫌情欲害人之事故也近有投書大內之
事其時臺諫請推而大臣以為若推此事則多害人云故不推矣今
聞此事儻作人頭耳目口鼻亦為刻造木牌所書皆是兇悖觸犯之言
至為驚愕云朝廷聞之則必不欲以匿名書例而棄之也兇物則不可入
內木牌則封而入之可也觀其書迹則疑有端緒也朝講時所無之物晝
講特有之則必自晝所為也非內人之事亦非外人之事也東宮近處

入直軍士及其處見在人使不得出入政院速考名書啓議政府全數
 及義禁府堂上命牌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領議政鄭光弼左議
 政張順右孫議政韓效元義禁府知事金安老孫澍同知事沈彥慶
 等來賓廳下木牌仍傳于光弼等曰今日侍講院官負專數來啓以為
 朝講後晝講時見之則東宮賓廳南隅把子上有一物假作人頭以紙
 塗之畫為毛髮刻為耳目口鼻而懸之以木牌木牌兩面皆有所書而
 一面所書皆兇逆不道觸上之言非如匿名書不可棄之也故敢啓云予
 聞其事至為驚愕朝廷知之則必欲推之故命招矣見此木牌則書曰
 兵曹書吏韓忠輔所為之事云前日承旨等入自西門門有射矢亦書
 曰兵曹書吏韓忠輔前後皆書此名若有此名之人則必憎怨此人者
 欲此人受罪而為之也今其捉致而問之曰何人憎汝乎詳細問之則必
 有端緒也此事驚愕予意則以為當推然可棄之乎推之乎且其所書
 非能書者也其亦變體而書未可知也然僅成字樣似不能書者也光
 弼等啓曰臣等前日所啓者匿名書之事載在律文故啓請勿推矣此
 則非匿名書之例百計當推之前有書御諱之人順沈思亦既啓推况
 此事事雖以有知識之人苟有血氣者孰不痛憤乎東宮近處入直軍

士問其所見荒由人則庶可得之矣

光弼見木牌書私自虛毒曰意謂或於政事間有惡對之人也料至

於此極乎金謹思曰則此木牌似是漏板也

傳曰東宮賓廳近處入在人不可盡數書啓也切

近處入直軍士書啓而勿令出入可也東西門往來凡人則勿禁事并

言于兵曹且韓忠輔稱名人兵曹新舊書吏中有之乎速問以啓金安

老等啓曰韓忠輔稱名人時在兵曹軍色書吏云恐愚感常人不知情

實而逃去故已令禁府郎官裝馬拿來矣

韓忠輔之輔字西門射矢則書府字東宮木牌則書則字

若待政稟則緩故今隨啓之且金謹思

義禁府判事也持以針灸在告

已聞召命來在

都抵府待命此實大事請令隨衆傳于光弼等曰東宮賓廳近處人在

所當推故汎然書啓問之則觀其辭色亦可知也韓忠輔兵曹執吏則

必其悔怨之人前日射門而不遂其欲今更為此事矣先問忠輔曰常

時憎汝者何人為軍色後憎汝者何人賓廳近處入直軍士亦有憎汝

者乎東宮別監各色掌中亦有私嫌人乎以問之且問賓廳近處入

直軍士等以午前見有行止荒唐人可也此乃大獄三公及義禁府堂

上在賓廳推問可也金謹思方針灸故使勿招今已入來則亦可參鞫

光弼等啓曰韓忠輔則今已拿來矣如此大獄則兩司長官例當參

鞫請命招又出問事官傳曰所啓果當兩司長官命招可也問事官亦

可出

議政府舍人宋麟壽軍器寺正李億孫為問事官

又傳曰闕庭推鞫事則在前以草書入

啓今亦正書則必至遲久其以草書入啓可也光弼等以韓忠輔所供

所供皆共憎已人也韓有孫村長孫李孝孫韓世傑啓曰所言不緊以此懷嫌豈敢為如此事乎

然從其所言而書啓傳曰以此見之則不可謂有端緒也以此懷嫌豈可

為如此大關宗社之事乎然從其所言而捉來使之寫字則初雖變

體書之以彼譬對則必有相以處但今已夜深分囚于義禁府可也李孝

珍則甲士也入審則今可捉問不然則明日捉問可也東宮賓廳近處

入直軍士今即捉致問之曰汝於今朝書筵後午前見行止荒唐人乎速

為推問可也獄事如此明日慶會樓下觀武才可以停之而時無端

緒今若停之則似為驚惑然大獄方起而出觀武才亦似異矣何以為

之光弼等啓曰此人等當遣郎官捉囚幸有荒唐之物並令搜探何如

明日之事則臣等已欲入啓矣獄事如此此亦大變豈合於觀武才乎

請停之傳曰其令往拿官負並搜探觀武才可停又傳于光弼等曰韓

有孫等妻子及三切隣皆捉來問之曰昨日有孫等有出入處否其直言

之若向闕內而來則必求信符矣以此問之則庶可得其端緒也李孝

珍入審則今可拿問不然則明日拿問可也東宮賓廳近處入直軍士

速推以啓光弼等以東宮賓廳近處入直軍士十三人等招辭入啓謹
思等仍啓曰韓忠輔疑有更問之事故下囚于義禁府賓廳近處入直
軍士十三人亦下囚傳于光弼等曰此人等事知道今已夜深明日推
之可也仍傳于謹思等曰韓忠輔則囚之賓廳近處入直軍士則雖不
囚若有更問之事則明日亦可以拿問也○庚申推官鄭光弼等俱會
于慶會南門傳于光弼等曰推鞠罪人于慶會南門之外久矣近間推
之于勤政殿西賓廳亦已為例也慶會南門近外而不嚴密大槩推于
賓廳而取服後命官推于義禁府可也光弼等遷于賓廳即啓曰東宮
近處入番軍士及各色掌別監差備人等今當推之然勢難易得其情
而軍士則安能知荒唐人耶差備人雖有見荒唐之人者用刑杖問之
亦難若進告者論賞云則可得端緒矣如此為之何如傳曰所啓果當
論賞節目優於他例而堪榜知會可也光弼等啓曰東宮入番差備人
或有見其荒唐人者且自外間出入問安之人有置簿冊請取來見之
累日之事則往來之人不可盡知此乃一日間事往來人必有數矣雖
非置簿差備人等可知也論賞事大同知會則當為掛榜若但知會此等
人則指東宮差備人不當掛榜先言于東宮之人使之進告而推之不得然後

掛榜何如傳曰依啓但問安之人直自出入差備人何以見之今若尋

問則以為騷擾昨日往來之人問之於東宮差備內官可也先弼等以

韓有孫以傑及其切隣招辭入啓韓有孫尚衣院諸員韓忠輔之前妻父也世傑則有孫之子刑曹書吏也

傳曰招辭知道更推之人則當為拘留矣其無違端者即放○持平慎

居寬以單字封啓曰臣借入三十叔慎克成家今月十二日在家適奴

子及丘史皆散出午後其家主女兒年纔五六歲者持白紙半張單字

自窓外與臣臣受而觀之則書曰猶兵曹書吏韓忠副出市人盧敬宗

猶世子其下語皆臨侍講院賓廳所置木牌語如一猶賓之語加入其

下又云十餘名某迷日夜為白卧乎事其傍又有二行書又其傍書十

三日作臣驚惑未及詳見臣之三寸姪佐郎鄭大年適到共坐亦未詳

見即裂而棄之問其兒曰受之何人乎呼奴之際一奴適自外入來即

令率其兒尋問其所受處則其兒云家前岸下路中有人許之問其男

女則不知也授後即還云其單字內書辭皆不直書而以育同體同字

書之此乃口不可道之事故非徒不敢啓達且不傳說於人昨日臣聞倣

作人頭之事不知何事其後聞韓忠副之名則與臣所見如一故敢啓

弘文館副提學吳準啓曰今此推鞠之事雖曰亂逆安有如此之甚者

乎其窮兇極惡千古所無須自 上面對聞朝廷之意然後所當處置

之事傳曰弘文館今以面對請之弘文館必有所欲啓之意也然不知

唯弘文館欲面對乎政丞臺諫之在賓廳者皆當入乎其來請閣門之

外可也仍答慎居寬曰今此書啓之意知道然書啓不如面對其并入

對準等又即回啓曰臣等所啓之意則乃欲與朝廷皆面對也傳曰政

府六卿兩司弘文館全數面對可也仍傳于委官等曰出市人盧敬宗

拿來可也俄而下持平慎居寬所啓于賓廳仍傳曰慎居寬以此封啓

然今則已捕敬宗別無秘事故出示耳其所傳者未知男女也然必審

知其奴子丘史盡出而此兒獨在者為之也且所謂出去咸鏡道者法

司書吏也司憲府書吏金亨卿若出去則必有受由之事其問之以啓可也金亨卿事

見於招辭故云光弼等啓曰金亨卿事 上教至當光弼仍獨啓曰臣本無脚

力今則尤不能從心起居而此乃大驚之事故使人扶持入來今面對

時恐於御前進退無禮以致不敬傳曰朝廷面對首相不可退處出入

雖隨便亦可入參仍傳于委官等曰今以韓忠輔後妻同生盧敬宗而舉

名者似亦有欲害彼者之意韓有孫以尚衣院書負非不知闕內韓世

傑亦以刑曹書吏非不知東宮近處行廊相爭又不為無嫌而至於並

及其後妻同生此可疑之人當更推也委官等啓曰臣等之意亦如是
 韓有孫韓世傑二人請刑推傳曰尚衣院書寫刑曹書吏非不知東宮
 近處出入之事而前者射矢西門亦書韓忠輔之名慎居寬家所投之
 書亦書忠輔及盧敬宗之名此似前妻同生以爭家之嫌欲害忠輔而
 為之也大槩以此緊推則不得飾辭也又郎傳曰司憲府書吏金亨其
 妻子切隣皆以為去三月往咸鏡道云故已令問于其司矣且兵曹書
 吏朴長孫自言曰以慶尚道節度使金鐸餞送事與他書吏同時出去
 云其同時出去真偽問他書吏可也○臺諫合司啓曰今觀此事古今
 所無之變故所當窮極推之曖昧等事不暇計也昨日東宮一應差備
 出入及別監侍講院書吏下人及傍近各處各門守直軍士等請一
 切推鞠傳于政院曰此事亂逆中之尤甚者上下孰不驚駭其依啓推
 之則必有次次輕重也今以臺諫所啓之意言于推官亦以傳教推官
 之意言于臺諫可也○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
 禮曹判書洪淑兵曹判書尹殷輔左贊成金謹思戶曹判書金安老刑
 曹判書洪彥弼吏曹判書李思鈞右叅贊孫澍吏曹參判沈彥慶大司
 憲丁玉亨副提學吳準大司諫梁淵直提學南世健典翰尚震執義林

百齡司諫宋純應教金希說掌令朴洪麟金紀副應教蔡無擇校理成倫河繼先持平慎居寬金光軫獻納安世彥副校理金應正言蘇逢洪春卿博士洪暹著作李浚慶都承旨南世雄記事官朴忠元權應挺盧漢文等入侍光弼曰昨日之事其為兇逆千古所未聞不知某人之所為也屢書韓忠副之名故今方推之然於臣之意必非此人為之也其屢與忠輔之名者欲人之以此致疑而使君不出於己也其下字似難而甚為荒唐非無計者也非迷劣人之所為也意以為可得端緒而追未也侍從臺諫若少有所疑之事則豈不盡言今此之爭凡有血氣者孰不痛憤今八面對其中不中間使之各陳而當窮推極訊不可惜入也順孫曰何有如此事乎不忍言也此人等必不能免於天誅意必天使出之也彼者累舉韓忠輔之名亦舉其後妻同生之名疑以讎嫌而為之故推之然實非其人之所為大豈容之今當各陳所懷臣意推問東宮各色掌等則疑端出於某處也然不知端緒至為悶鬱效元曰常時觸上之言臣子不忍聞也何有如此之事乎古今所無也若怨懟之心則人或知之矣何至於此極乎此當不斗玉石而推問者也若得端緒可以究竟但時無歸向處人亦多矣而累舉一人之名似以讎嫌而

為之故方欲據此而得之然以此懷嫌為此大逆之事似不近疑非
 難人之所為也光弼曰彼人雖以作妻隣家為言然無爭家之實不可
 的指也不得已推問東宮各差備人也獄事如此而時無端緒正犯者
 必傍觀而潛笑矣以此為悶淑洪福曰今此之事臣在外間未及詳聞
 然其事則大驚也國家須嚴法以治之獄事雖久滯當不計日數之以
 而窮極推問也韓忠輔之事彼若自為之則必不書其名似若出於其
 讎家也然不知出於某也安有如此之事乎發輔曰古今安有如此之
 變乎前在射矢西門書忠輔之名今亦書忠輔之名必是韓忠輔讎嫌
 之人欲其得大罪而為之也雖有讎怨之人若非大怨則不得如此為
 之而今見推之人非大讎也亦或有大讎之人而不言耳所當窮極推
 考不惜人命謹思曰今觀獄事時無端緒不知指向何推之也疑欲害
 忠輔之事而忠輔之讎嫌亦非大也近來射矢貼榜之事屢出而無如
 此之事此非一時之憤其懷怨以矣以忠輔之名而屢殺之今至于三
 臣等極為憂慮安老曰自古逆臣則有之矣如此之事則無雖兇逆之
 人安有為如此口不可道之言哉萬古所無也非徒臣子凡有血氣者
 孰不痛憤乎觀其下猶字牌之雖若無意然非史學人所為也慎居寬

家所投書有十三日作之語其作字亦非常人所為也雖有冤抑而若
一己之小事則不得為如此之事也自古有冤抑安有如此之事乎若
憎忠輔者之所為而為之其計亦狡矣雖似為忠輔而為之然為忠輔
而為之則豈書其名雖屢書忠輔名必非為忠輔而為之也然時無端
緒朝廷若棄如此大事則後必無所忌憚獄事有大於此矣今須窮極
推之然後臣民之憤少洩也彥弼曰臣在外未及詳聞然安有如此痛
憤事乎滿朝孰不傷心雖有如此之事國子嚴刑重罰故奸小橫恣無
所忌憚今以兇像懸於東宮者欲使書筵官見之也非為忠輔而為之
也今雖無端緒端緒亦不遽出須急迫推鞠不惜人命也如此痛憤之
事若不快治則臣民之憤何處洩之且昔年神主見失置諸城外竟不
得其為之者其為受辱豈可勝言今此之事推官等當各別廣議而鞠
之此事甚大其疑似曖昧者之死不暇計也今之言非如儒者之言
但令人心惡而風俗薄此事亦 祖宗朝所無之事當急推之也思鈞
曰今匿名書所為之事臣不知也聞今左右所啓之言則似有口不可
道之言自 上當以所啓之意斟酌為之也臣意以為此非近間始出
之事廢朝時下人憤嫉以諛文為匿名書反正後雖有如此事欲使無

寬抑以寬大待之無以此見捉者故迷惑之人以小事亦如此為之矣
 臣近來所見之事則細瑣也於闕門書之曰清州官吏大大虐民城隅
 亦如此書之其門傍之石也言礎磨墨為硯此必其官軍士嫉怨其官吏
 而為之也日以讀卷官入勤政殿而見之其處亦書如此之事必常時
 視闕如院宇輕易而為之也此則不關於今之獄事然臣自少聞之凡
 呈上言者必皆死罪今則雖小事亦隨突駕前而呈之如此堂堂之時
 則無可慮之事若無紀綱之時則托此而密謀之事出於輦轂之下也
 昔時雖有憤怨豈敢如此筆之於書而無所忌憚乎今若尋常處之則
 漸大蔓延至於濫觴而後事極大矣嚴刑則其事必出須窮推之事也
 澍曰匿名書自廢朝時有之果如思鈞之啓今者人心不古風俗大壞
 雖朋友父子之間必列其過惡大書特書况他人之咎乎今此之事極
 於不道一國臣民孰不痛憤必須推尋明示國典然後沮抑此弊矣彥
 慶曰昨見木牌至為驚愕非徒口不忍言亦不忍見安有如此痛憤之
 事乎此必非偶然為之之事也既以匿名書施之於慎居寬家又設於
 東宮近處而以木牌示之彼必先試術於臺諫之家而猶無言故又為
 之於闕內豈外人不知闕內者之所為哉必詳知東宮足跡及朝講後

書講前無人而為之也前者大內投石懸賞購之竟無自首之人而國
家棄之故如此驚愕之事無數為之今則書忠輔之名者以忠輔有少
嫌之人故使疑其人之所為也然豈以如此之嫌為如此之兇謀乎近
來災變疊出人心之兇惡至於此極則天變何不生乎人事感於下則
天變應於上天變之至無足恠矣既有忠輔之名而又有前妻同生懷
嫌之事事若相合故疑而推之然非為一忠輔而為之恐大兇惡之人
有以窺朝廷之處置也以此觀之其可謂國有紀綱乎須廣推窮問之
事也玉亨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於前古何有如此之事所當窮極
推之也雖有忠輔之仇讎其為兇惡至於此極未可知也然忠輔之名
至於屢書亦當推之也前不緊推故今有如此之變須窮推之期於得
情也唯曰此事臣子不忍言今聞眾意則彼者以被罪事懷憤而為之
云非直如此必向東宮而為之至此出入東宮近處而詳知之人所為
也眾意以為時無端緒然其為之者之情迹已露矣此事極大係關
宗社雖無端緒情迹如此不可輕易棄之當為宗社大計多般窮推也
淵曰臣子傷痛之心眾皆啓之不必皆啓之也時無端緒然而掉矢西
門曰韓忠府又投書臺諫家曰韓忠副盧敬宗云兩度為之而國不推

之故為之於東宮近處此乃一家之人言忠輔也不得已推之也然若

緩推而使及飾辭則恐終不能得情也此乃大事不可惜人東宮近處

入直人及出入可疑人推之則於忠輔敬宗幸有相干之人若得一端

必有蔓延處也須急迫推之之事也世健曰前古有亂逆有亂言又有

觸上之言安有如此之事臣子非徒不能讀亦不忍見也以有忠輔之

名故推其仇讎之人然欲報仇於忠輔者不當至此也可為於闕內某

處而必為之於東宮者有意又其三行書有次第而歸重於東宮不可

謂無情迹也而非迷劣人之所為也以此推之則情迹自露也投石

之事亦為大駭然出之於此事則小也此大關宗社所當痛治震曰

此事其兇惡情狀不忍更啓也其三行書言有輕重而歸重於東宮人

主操刑殺之權故被罪者怨望或出於不軌之徒東宮則不干涉於政

事無所忌憚之事而甚指東宮此臣子之情所以痛迫而無不疑之處

也自古東宮之勢危殆無如今時灼鼠變故之後其勢尤岌岌矣灼鼠

之變起於宮中外人非可疑也貞顯王后親問得情其時當為宗

社大計快斷而未焉至今臣民皆有痛心禍根尚在故奸兇之徒怨憤之

事無所不為大抵闕內投石之事皆出於怨上自 上痛照情狀當為

宗社處置也百齡曰古今安有如此痛憤之事乎但書忠斬之名而時
無端緒不可棄此而推他故今方推之然致害君父之言以不逼於忠
輔矣東宮近處人雖似曖昧然亦請推者若為忠輔而為之則不當至
此故也純曰兇惡形狀古今所無不可容口更啓也既為於闕門又為
之於臺諫家又為之於東宮而皆書忠輔之名使人致疑於忠輔也然
若為忠輔之事則不必直書其名也大抵近來投石射矢之事皆欲搖
動之計也侍講院近處朝講後晝講前乘無人之時而為之此非外雜
人之所能知也若推出入之人則端緒自出也希說曰古今天地
間安有如此兇惡之事乎不可容口言之也時無端緒而忠輔之名則
書焉故疑其讎怨人之所為而推之然其讎怨人欲害忠輔而為之則
必書忠輔一身之罪不當為觸犯三殿之言也其以小小之嫌外人入
闕為之乎東宮近處之人當窮推也前於西門射矢以忠輔舉名者亦
非為忠輔而然也書分三行言有輕重而歸重東宮懸諸東宮其欲危
東宮之心明矣東宮不預於政無所取怨而有如此疑前日灼鼠之變
不正王法故禍根猶在而然也為宗社大計而為之下人之意也洪麟
曰近來人心險惡未有甚於此時然其兇逆之至此未之計也昨夕聞

之如逢國亂不能安坐安有如此不祥之事乎忠輔之名書諸木牌而獄事無歸處故不得已以忠輔推之實為怨忠輔而欲害則或火其家或射其身不無所為之事何敢如此分三行為不道觸上之言於東宮近處朝書筵後畫講之前無人之時也外間人何能知之必其常時出入之人所為故昨臣等請推其出入人耳下人兇逆之謀豈無大小枝黨乎必有根柢而懷心矣投石投書無所不至至於懸掛兇像然此則已矣不知隱然之中有何禍患也自 上嘗快然為 宗杜大計使無後患臣觀自古牽制多事危亡之所由生也如此辱君上古今所無自 上嘗反覆加察也司中欲廣推之者不無其類之人出入而為之慮當如此推之也紀曰今此之事口不可道不知所啓也忠輔之名三出而無他可推之端故以忠輔推之然其兇像昨日朝無而畫有非外人之所能為也必是東宮近處慣行之人之所為也推之則慮有端緒故司中請廣推矣此非如他獄事當窮極推之不可計其變也無擇曰今此之事濫兇大逆萬古所無其兇逆情狀不忍啓之也臣子不共戴天之讎莫大於此忠輔之名亦在於牌故朝廷疑而推之假使有仇怨之人以一身怨抑何至於此乎書分三行言有輕重歸重東宮東

宮別無取怨之事其怨東宮者亦多人也雖不親見其掛置之時然非

為一身之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所發下人之疑下人之疑皆在於此

氏福城之黨內人雖置之於此然其發縱指示者必有其人臣恐大奸從旁

而竊笑也大開宗社不可以姑息當以大義斷之也朝廷今若不斷

則禍根尚在非徒一時臣民之憤後之人誰曰臣民滿朝侍聖明哉

臣民皆欲食其肉自天衷亦不獨致疑於忠輔而慮無不及之地當此

之機為宗社大計似當論曰安有如此之事萬古所無之兇惡也似

為忠輔而為之然以一身之怨何敢至於此極乎見其三行書分三等

有次第輕重而歸重於東宮近於大內投石射夫無所不為今則窮兇

極惡已成何有如此驚愕之事若只以忠輔推之則反陷於大奸術中

矣關係宗社之事當為宗社大計處斷繼先曰今此之事古今所

無安有如此驚愕之事見其三行書言有輕重歸重於東宮可為於某

處而必為於東宮此專為東宮之事也今以忠輔推之忠輔兵曹書吏

也似為出於軍士而為之然外人不可輕率入來為之東宮近處之人

不無相應者矣前有灼鼠之變臣恐禍根有在而如此之事繼出也六

關宗社不可只推忠輔官闈之內有可推之人則亦當推之自

上豈不斟酌乎若常事則人君當恐有無辜隕命之事如此兇逆之徒所當嚴刑急推若緩推而遽棄則不能得情兇逆無懲戒之路自上豈不計乎須勿緩而急推焉居寬曰臣家所見大槩上達矣月十二日自司還家則日尚早族姪人亦來適奴子與丘史皆散門外無人焉五六歲小兒持白紙從窓隙入之開見則字體僅成而不知其意更見之書曰猶兵曹書吏韓忠副出市人盧敬宗猶賓之語加入其下又有某迷日夜之言其傍書十三日作又其傍有二行書不及相見猶世子其下語皆與牌語如一臣不勝驚愕裂破之呼人則適奴來應之即令率其兒尋問其所受處則其兒云家前岸下有人許之聞其男女則不知也此乃口不可道之事不敢啓達近來心常未安昨夜聞韓忠副之名則與臣所見如一故朝已上達矣韓忠輔之名在焉似以憎忠輔而為之然見其情狀則非徒憎忠輔而為之也意有他端之可推當多般思之而急推以至窮極也先軫曰今此之事口不忍言雖有前史亦無如此之事一國臣民安有如此痛憤之事乎其牌書有韓忠輔之名慎居寬家所投之書亦有韓忠輔盧敬宗之名此乃一家之人似憎一家而為之然其犯觸凶悖不忍容口之言何敢為此忠輔一家而為之乎大奸人

欲托微末之人傍觀朝廷之處置也端緒不出故司中請推東宮近處
差備人若此推之則端緒亦可出矣須急推之使不及出計較也世彥
曰今觀此事兇惡古今所無以乎嫉怨忠輔而欲害之然實嫉怨忠輔
而欲害之則當歸罪於一身何至為如此犯上兇逆之言乎書分三行言
有輕重歸重於東宮而必置於東宮凶惡之人必有意而為之也朝講以
後書講以前則東宮近處無人此非外間人所能知而為之也謀之者雖
他人置之者必其近處人也各色掌差備人不可不廣推若常事則當借
人如此之事不可惜人頃有射矢之事而不推故其人長兇惡之心而如此
為之當各別治之也疊曰今此之事窮兇極惡口不忍言聞之豎髮竦身
不知所啓大凡此事以有忠輔之名今方推之其以言及推之者例也
然怨望之言有輕重次第東宮則於外人之事無所于預於內殿亦無
所為人誰怨之其次次取怨不無蹤迹也何敢以一時之憤為一忠輔
而作此極惡之事乎自古亂臣賊子無不敗露雖密為之計然其蹤迹
則可見若以蹤迹見之則自上無私好惡雖被罪之人不敢如此嫉
怨而口不可容之言忍加諸上此豈出於獨計亦非欲害一人而為
之前者灼鼠之變起於宮中 慈殿明正處之今此之事亦方術之事

若以尋常例推則甚不可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大惡蹤迹終必敗露自
 上所疑之事當為質問也如此疾怨之事固無矣 上之恩愛亦已
 絳絕當使朝廷大快也大惡若存則國事終至何如君父之間獄事大
 起而朝議已定不可為一時之計當為 宗社萬世之計也逢曰臣入
 朝書筵而不見晝講時有之云此入白晝非外人之所能為必闕內慣出
 入之人所為也時無端緒故今日請推近處差備人矣反覆計之若憎忠
 輔則可自射殺亦可以他計致害此非為忠輔之事也歸重東宮禍根
 當自 上窮推痛治也近來人心奸惡貼榜通衢射夫府門又至於射
 闕門終為極惡于東宮此古今史計之所無當為 宗社大計外間亦有
 公論春卿曰昨日之事窮凶極惡安有如此痛憤之事其書忠輔之名
 故以此推問其平日疾怨之人實為如此疾怨以至於書則以其心致
 害於一身非難也若欲以大惡似出於忠輔則不當直書其名也雖三尺
 童子亦知作罪者之不書其名也此乃大奸據此行術而已實非為一
 忠輔也大惡之事根柢已深前年投石大內自 上恐無辜橫羅置而
 不問故今亦為此變故不可保全其人也禍亂之根如蝨賊然若不絕大
 惡之根柢則後日之事不可知其何如也欲為 宗社大計則當絕大

大惡之根抵也。遲曰：彼之凶逆情狀，朝廷已盡啓之。忠輔之名在，故不得已推之。然忠輔一匹夫，若欲害之，呈法司亦可射殺之，亦可中傷之。豈無其事，闕內非一處而必為之於東宮，且書分三行，有次第，輕重而甚，指東宮朝廷亦有所疑之處。此乃亂逆中臣子不共戴天之辭。今日朝廷皆入對，自上見其意向而斟酌為朝廷為宗社速決處置。浚慶曰：此事極大而朝廷未得端緒，故時推忠輔。然百般計之非為忠輔而發，其不為忠輔之事孰不知之。三尺童子皆可知也。其歸重于東宮，次而中宮殿者，必有禍根。丁亥年灼鼠之變，推之不窮，故變故復作。此其熟手段之為也。前有期望之心，近來期望已絕，憤鬱之氣洩之無處，而於此洩之耳。昨日傳教以為外人所為，明非外人，卒遽之所為，須有相應之人，乃可為之。不無固結恩信為腹心者矣。自不必獨致疑於外人，內外皆當致察為宗社大計，更加省念。上曰：近年以來，射矢貼榜之事，頻頻繼作。此則非匿名書之比，牌書入見之則兇逆不道之狀，至為驚愕，不得已推之。何計小人兇逆至此為哉。今日適聞慎居寬家所投之書，并舉韓忠輔後妻同生之名。云前妻之家有可疑之端，故推之矣。他餘事可見端緒，而為之時推者，速為刑訊，則

似有端緒矣謹思曰臣亦欲推問此人韓忠輔也上曰此雖他人所為之

事必知其同生根脚者之所為也此人豈不自知若推此人則可見端

緒也他餘人亦可推問此人為先速推可也光弼曰東宮果無所為之

事少者輩所疑亦不遠矣傳于賓廳曰忠輔讎嫌人刑問已啓下矣然

慎居寬所投之書僅成字形云刑問之前其令寫字而見之可也○執

義林百齡司諫宋純等合司啓曰凶謀妖術必犯東宮其根有自於灼

鼠之變情迹顯著不可不明正其罪為宗社大計也禍根不除故內

外相應兇謀益深今不以大義斷之則禍患之慘將不止於此矣臣等

請推東宮近處各人者萬一欲得干連端緒而已凶謀所在不必推鞫

彼人然後知之此獄事一委於韓忠輔則陷於術中但自宸裏永除禍

根以安宗社正在今日故獄事雖不究竟敢啓此事與大司憲大司

諫同議以啓大司憲大司諫同議後以參鞫事往賓廳答兩司曰今此變故適在於東宮賓

廳故如是云雖然若作此不道之言則猶可直書而已不須指以韓忠

輔及盧敬宗等然後成事也三書皆有韓忠副臺官家投書又有出市

人盧敬宗之名則此人等昭昭知者之所術必有某意而如是也雖疑於

灼鼠之變斷以大事而正犯人不究竟取服則奸凶尚存非特竊笑如

此之事恐將不止禍不可測闕庭與閣卷射矢貼榜無歲無之此豈

皆灼臯者之所為哉端緒不出只以疑事定罪於事體何如况大事不

可獨斷可議于朝廷而方推此獄事故但以予意言之大抵如此凶謀

不可以使人為之雖云相應者之所為以非益已之事時役東宮者自書

之中何可以凶像之大入袖而行於差備處哉彼賓廳大路邊也必伺

候無人之時而乘間投之未知某之所為也當觀其推事也○委官等

以韓有孫韓世傑等供辭入啓二人皆受刑發明傳曰知道○下木牌于賓廳

仍傳曰牌字當以對故下之○傳于賓廳曰韓忠輔所謂嫌疑四人皆

令書字而見之可也四人言韓有孫韓世傑朴長孫李孝也朴長孫事兵曹

吏其出去之時早晚及一時出去與否問于金元卿兵曹書吏則可知也此

蘇承問于金元卿則曰我往○傳曰金元卿妻子則曰三月出去高而

金世傑則曰四月出去云此有違端其更問之金亨卿憲府書吏也金

亨卿出去高原之真○傳曰此事極大東宮近處各人不計曖昧刑訊

云數多之人不可皆為刑訊也前者文昭殿神主見盜持以神主為重

不問曖昧而盡杖之致令無辜之人多隕其命豈其可乎此亦以為事

大而盡杖則從此成例不無後弊當摘裁其有違端者而推之也○義

五十二

禁府堂上與委官議改曰韓忠輔當初以為韓有孫常時無作怨之事但妻亡之後得後妻於近隣故不無未便之心韓世傑亦以不得行廊恐有不平之心云恐有孫於其女忠輔之妻死後以行廊與忠輔時世傑亦署名云此所謂仇怨皆不緊而今又各受訊杖一次矣金亨卿妻子迷劣雖不記日月而曰三月然司憲府書吏曰四月下去高原云此言實矣三月四月之中至今不來則似不當捉來推問也且其妻子願移文問之矣今推別監各名掌則皆曰不知云以此難見其違端也凡三切隣及各人妻子皆已推問今無更問之事而今之當囚人數甚多此事千人等放送何如傳曰三切隣雜事干放送可也高原下去之人金亨卿不須捉來推問也朴長孫則已時出去云然則日已晚矣其問之何如韓有孫韓世傑則忠輔雖曰不緊仇怨不可放也雖一次刑訊叢明亦不可放也世子官別監則皆以差備入在云他人不可自作而付諸別監使懸之也且別監為世子在東宮不必為他人而入袖懸之也二百餘人不可盡數刑推委官其議之委官等即回啓曰別監各色掌中雖有見之者若不嚴推則豈自知之哉上教以為不可入袖懸之云上教至當然不推此人等則何所依而問之哉欲得端緒難矣不得已一

次刑訊不可平問也亦不可或問或不問也此事須刑訊乃可得其端
緒也切近處入直軍士別抄則十六人也外人無數橫行於闕內而一
無捉告之時殊無譏察之道今不可不懲也雖非已之所為而各色掌
則皆有所事固無餘暇軍士則可為譏察也如此大獄若不刑訊則無
異於不推臣等之意如此故敢啟委官等又即啟曰忠輔初招所出朴
長孫李孝珍請并刑推各色掌別監所任臣等知其緊歇也各色掌供
辭皆以爲
所任緊要不得出
也云故如此啟之飯監書房色實無餘暇與行於外者異矣內官房
直則年十五歲人也此人等事皆當自上斟酌故敢稟傳曰各色掌
皆可刑推也司鑰朴士宗飯監林末乙同皆有官之人必不為此事放
之可也年十五歲人刑推則隕命可慮亦可放也別監皆言差備云劉
永弼朴千郁承言色差備不可皆出此亦可放燈燭色養齒木人似不
離其所任此則何如大臣其議之入番軍士略不譏察非常空闕則亂
書雜言至書其守令之不法刑推可也李孝珍朴長孫亦可刑推也軍
士五十餘人若皆刑推於此則不可流血於正殿之庭南門之外亦是
闕庭其下義禁府而委官臺諫等推之何如委官等回啟曰上教皆
至當但李孝珍朴長孫已請刑推然更考推案則李孝珍乃朴長孫之

三寸叔也韓忠輔以為長孫嘗勸娶孝珍之女其後謂我曰汝何不娶
我四寸妹乎此可為嫌疑而李孝珍則無嫌言孝珍刑問似異傳曰李
孝珍事知道自明日可於禁府三省交坐推之雖亂逆之事推鞠大綱
于闕庭而三省交坐畢推有例故云爾○金謹思等啓曰刑推不計日
次乎兩司則長官徃參乎委官則何議政為之傳曰韓有孫世傑不計
日次委官則左議政張順為之兩司則長官徃參可也○辛酉臺諫合
司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傳教欲得正犯人究竟取服然後斷之以此獄
事決不得正犯人矣機關大事豈可遲疑不絕使公論憤抑乎兇謀妖
術每發於東宮其根之出不難知也怨毒之慘口不忍言臣子不可與
此人等一日共戴天也臣等欲速去禍根者只為宗社大計請勿留
難答曰此事的知其實而取服則無一毫容恕而斷以大罪至當若大
奸隱伏於他而朝廷則以疑似之意不取服而斷大罪於事體何如雖
有正犯人不畢獄事而徑論歸罪於他則何有得情之理乎彼若欲加
不道之言于東宮則必直設於初也何有書夫射西門又投書於持平
家然後施術於此乎二度所術不能達於上而寂然未發若他處則人
多不可為也向隙無人之處為之於侍講院官負出入之地則必達于

上矣此其計也不知某人之術而勒定罪於疑似之人則姦人非特竊笑其變故終不可止也大抵朝廷決大獄處大事必須明正然後人心深服被非者亦服也無端緒之事若不推覈而遽即論斷未知其當也
○臺諫再啓曰昨日傳教以為闕庭與閭巷射矢貼榜無歲無之此豈皆灼鼠者之所為哉今日傳教以為未知某人之術而勒定罪於疑似之人則姦人非特笑之其變故終不止也臣等非以射矢貼榜者與今東宮不道妖術者歧而二之朝廷自丁亥年灼鼠之後攀附窺覷欲試奸謀者相繼貶黜而枝附葉從者內外盤錯不勝憤毒陰謀兇計無所不至數年之間或射矢闕門或貼榜通衢或投書大內變故不一而無非此等人所為其計謀不過動搖人心謀危國本返其兇首為後日自肆之地也其為凶謀奸計非一朝一夕而怨毒之心終不得瀉洩今又設為罔極悖逆之狀且發於東宮其禍根所在歷歷可知此豈勒定罪於疑似之人乎既知禍根之所在一委獄事於韓忠輔等人則此正奸人傍窺而竊笑者也禍根不除則變故之來非但止此不測之禍將起朝夕請速決斷以安 宗社答曰大抵刑政非計一時之快為遠慮可

也刑政得當則後無議之者失當則人心不服故後有議之者雖小事
得其情然後治其罪則於中外見聞皆當也此事之根脚未可知也若
徒為東宮而設之則初計已定於東宮必直設於東宮也何有他處射
矢又他處投書而其事寂然未發然後施於此哉再度未逞其情至于
三度而投之於書筵官所見處則必達于上矣欲發其事奸計不測而
大姦睥睨於大獄朝廷不究其實徒論於疑似之人則恐大奸乘興不
戢亦何謂刑政之當乎此人則不可如灼鼠之罪而論之也此事無一
端干波而繫此獄事治罪則未知其刑政之當也豈無後弊哉三啓不
允○以韓胤昌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權輒為弘文館副提學○壬戌傳
于政院曰韓忠黼雖嫌人韓有孫韓世傑等今方推之若只為東宮而
設則當初直設於差備間等處何射矢西門又曰投書臺諫家而并
書盧敬宗之名乎二度用術而不得上達若他處則人多故不得為之
而書筵廳則朝晝之間無他人只有行路人且書筵官見之則必即上
達故敢為之於此雖不能的指某人然必欲害忠輔一家而滅迹也今
其反覆問於忠輔曰汝之祖上汝之父母汝之妻家有以奸事離嫌欲
滅汝者乎汝是兵曹執吏則不無與汝爭權之人以此反覆問之可也

不當獨推韓有孫韓世傑也爾其性議于委官等若以為然則不須更
宣其直推問而來啓又傳于政院曰委官等處議論之言則今朝都承
旨已聽去矣更觀其書則木牌之書字畫甚常非兩班人之所書而必
舉忠輔後妻甥之名其所任則不知也忠輔為兵曹執吏則必有爭
權者欲併其一家而害之也兵曹書吏及諸處軍人代立書負等入
數捉致使寫字以觀則雖欲變體書之必有一字之近似者亦可以此
而知之也軍士則數多不可皆使之書也注書性議于委官等若以為
然則皆令寫字而承旨南世持來可也注書朴忠元性議于義禁府以
委官等意回啓曰此實國家大事臣子之情至極故已欲廣推而今聞
上教至為允當兵曹書吏及諸處軍人代立書負等皆令寫字而觀
之且忠輔之所任則軍色也其所任極好兵曹書吏中其年少迷劣之
人則雖無忠輔必不能當其任故不得生心希望於其間必須當次之
人乃有爭心此則斟酌推問何如傳曰所啓之意知道但年少迷劣而
雖無忠輔不得為其任者則斟酌可也朴忠元以傳教之意言于禁府
而以委官意回啓曰上教至當更問忠輔則又言有嫌人故今秘密
拿來○臺諫啓曰今此兇逆之事初非疑似難明禍根所在上下皆所

灼知臣等爲 宗社大計累日論啓而獄專專安於韓忠輔等入爲忠
輔一身而發此大逆不道之言萬萬無理雖五尺童子皆知之陷於奸
人術中只爲忠輔報其私讎而邈然不以 宗社爲念臣等未知上意
所在凶逆之謀不在忠輔而必書忠輔之名者欲使朝廷混亂眞僞莫
尋蹤跡自 上不究凶謀之所在徒治不干之人以遂奸人之計臣等
不勝痛憤 上教以爲雖云禍根治之餘類尚存未知其靜也禍根先
去則餘類將何所依附而作爲奸計至於不靜乎請速快斷荅曰棄其
叢端之事而徑論其疑似之人推之於己者歸之於丙者豈不乖理其
其曰禍根去則餘類將何所依附乎阿附於如草芥之人而作此謀未
知有益於己也論大罪於如草芥之人雖不難矣朝廷刑政疑其已往
之事而論之於今日無端緒之事未知其可也○委官啓曰字畫今當
比對請出其牌且韓忠輔乃軍色書吏此衆人所共欲之重任也而今
其被囚其老吏之撫簡而願代其任者必多兵曹堂上郎官專數招致
問之何如敢稟下木牌仍傳曰所啓果當兵曹堂上郎官專數牌招于
政院秘密問之曰忠輔被囚必有請之者若有請者則書名以啓但忠
輔時不被罪若無請者則兵曹堂上當施令曰軍色吏被囚不可以虛

當出其代云爾則必有捧簡請之者矣○臺諫啓曰此事雖反覆見之
萬無出於他處之理若以一身私嫌則豈必殺此兇逆不道之言至於
如是哉分明知其禍根之所在而啓之矣須速去禍根然後 宗社安
定矣射夫貼榜投書等事在前所無以繼殺於丁亥灼鼠變故之後以
此見之禍根所自尤爲昭著請勿留難答曰此事雖曰以一身私嫌則
豈必殺此不道之言至於如是哉然此非初遽如是也初殺於矢而不
取實再殺臺諫家而亦不取實敢以此兇逆不道之言致駭人見然後
可行其術故至於三也若為東宮而殺之則何有屢殺他處皆不取實
然後敢施於此乎况不只書大不道之言敢舉以忠輔敬宗一家之名
而發此事哉今若不究竟此獄而徒去禍根云則恐其後幸有變故終
歸何地哉射夫貼榜投書等事果無於前而庚寅年被罪人衆多之後
相繼如此若為彼者朴氏之事則丁亥年以後至於三四年之間何不
有之乎未知也大抵獄事未畢而歸之於他處未穩故不允○傳于政
院曰今於詔獄臺諫輪次參鞫然後其獄事皆可矣輪次參鞫何如
其議于委官○臺諫上劄曰國有大奸包藏禍心煽惑祚席之間朝况
夕窺冀售兇謀罪惡通天幸賴 宗社默佑灼鼠變殺罪人斯得正宜

明示典刑永絕根柢 殿下以區區小息終掩大義屈法曲貸使延頑

命姻婭攀附之徒依籍有地構兇結隱欲樹功於兇首為他日富貴之

計旋自敗露逆類相望而餘孽未殄怨毒愈深丁亥以後變故之相仍

歷歷可指朝廷上下為 宗社危懼之念曷嘗須臾忘哉果至今日悖

逆不道之變又戮於東宮上及君父一時臣民孰不欲食肉而寢皮鬼

蜮之狀已著於十目所視 殿下猶謏諸疑似苟護禍根不即斷以大

義奈 宗社危亡何奈 祖宗付托何 宗社之賊不可不除君父之

辱不可不雪臣等雖碎首階下豈敢與此人等共戴天日伏願 殿下

毋拘私恩以示王法傳曰今觀劄子所言雖當然於已絕么麼之人何

有示私恩之理乎自古被罪人追加其刑者發於某事而端倪已定然

後決之平時以灼鼠之事論大罪則已矣今此之事若發於此而示刑

于彼則奸無所懲而斷決罪人必有後弊也不允○委官啓曰韓忠輔

處更問嫌人則未叱非金亨卿妻母守堅金亨卿妻宋虛龍亨卿之皆云故捉來搜探

則其家有桶無底板而前日聚會賓廳時見其木牌疑是沉水之物如

桶板也故令亦生表而令木手見其木牌則曰木理水濕已久之物必是

桶板也且其言不直初招則已書落矣更為詰問若有違端則啓稟後

刑推似緩其不啓稟而問之何如兵曹書吏皆令書寫軍人代立書負則時未及書寫矣且金亨卿家有諺簡其簡辭曰父母子息之間有何諱事也問之則乃云女子有入宮內者所通之書也然語勢綢繆見於招辭故并啓其簡傳曰諺簡之事彼亦謂出宮而宮中人兄弟間通書之事別無違端不必推也桶板比視則桶板薄而木牌厚矣桶底板則木理似異然此木牌割而見之則果是沉水之物皆可刑推也○都承旨南世雄來自禁府從門隙啓曰守堅虛龍今伊等今已刑推矣守堅事事至為奸詐初曰不解文至於取招時自能解見其招辭故問之曰汝能解文而敢謂不解文也曰粗識文字而書字則不能然詰之曰既能解文必解書迫而書之則雖橫筆佯若不能書者然能書而與木牌之書大槩相似且問之曰汝解草書乎曰不能然詰之曰必能草書迫而書之則亦能書事極奸詐矣且女人拈今乃守堅同生妹之子與守堅同居一家故問守堅之所為則不言今欲刑推則產兒不過百日然大獄之事不可待百日也請刑推傳曰問于守堅家小兒或大兒曰守堅常持瓢片木片而行乎以此細問可也拈今則此乃大事當刑推也又傳于政院曰今觀守堅招辭則十七日往刑曹云其往刑曹時佩持

信符與否亦問之可也○癸亥委官啓曰括今則刑問矣守堅之家無
兒只有三歲兒而不能言語故其瓢片木片持行事未得問之矣且此
乃大事請不計日次刑推且守堅之母未叱非自謂年七十有二考之
帳籍則六十有九未滿七十亦可刑推但一家之內四人受刑此亦刑
推耶傳曰未叱非年六十有九則未及於七十者纔一歲也且守堅實
為如此大事則雖父母及同生必不使知之也未叱非及他餘人姑勿
刑訊而守堅不計日次加刑以待輸情至於不能得情之後其母及他
人並皆刑訊○傳于政院曰昨於義禁府推案所出銀伊通諺以中宮
內人入宮者也雖非自己所犯其同生有犯兇謀不可在閤故永出矣
若有所推之事則其不在閤內之意奉旨知而處之○臺諫等啓曰臣
等為宗社大計累日伏閣今觀獄事端緒已出不待臣等之啓自有
定律不復論啓傳曰知道○委官啓曰平問守堅則曰可疑之人在唐
城尉家行廊房所當急捕也然不可擅自搜捕故敢啓傳曰依啓急捕
○傳曰此事是非間守堅推調於姜孫之事多端若問姜孫及事干則
守堅之直諫自見矣其曰姜孫往者之所犯自上知之令內需司決罪
云者予所及知之事也故敢言之此非八九年事也十餘年間翁主

之最少未及吉禮避寓閭閻時奴姜孫潛奸班婢保母知之而論罪其後不記元日路中有棄殊常之物自中喧言疑此人之所為然事甚無迹改令內需司只以姜孫汎濫之事決罪此言雖是矣然其後守堅為稊奴多有不肖之事改定姜孫為稊奴不無爭任疾怨之理且守堅本是不肖其主必多論罪向姜孫亦以稊奴檢舉論罰勢至忿怒據其前罪欲推於今此逆謀是可疑也守堅則有嫌於忠輔必以姜孫則以班中奴一時犯禁知家言語間之事未知至於此極也况守堅詳知逆謀之首末木牌之書亦與其所書相同由是觀之則守堅可疑也推鞠姜孫及事干而酌其招辭舉其遠端反覆詳詰於守堅則此事歸於某人也大槩如此但當時未見姜孫及事干招辭故未敢歸一而言之又傳曰千同犯禁事未可知也守堅招辭以為十五日姜孫來言曰欲大陷韓忠輔答曰杖罪則罷役不必大陷也然投書臺諫家則十二日之事也且其招辭以為我則不來而姜孫獨入闕內掛置兇像然同謀者不來而姜孫獨來亦無理之言也且其招辭以為姜孫言于忠輔之妹夫曰欲害汝之妻甥若欲害其妻甥則不必言于妹夫也况繩結掛懸之狀皆已承服守堅之所為也明矣以自為之事而推之于姜孫守堅姜

孫若有違端則加刑守堅當矣○傳于政院曰守堅大綱則已服招矣
詳問取服然後斷之可也前者孝靜翁主在闕內時守堅為陪奴其後
為隸奴其父願為贖身朴氏以隸奴使喚故禁抑使不得贖身不無怒
憤之事矣姜孫以宮內長收常時檢舉以此懷疑且今犯禁之時姜孫
亦叅故以其所為之事推之於姜孫耳且闕庭非一處而必為於東宮
又於牌分三行列書言有次第以東宮為主者必有所向之意其仔細
問之○弘文館副提學權輒啓曰今聞獄事已輸其情非但兇謀判然
首謀指示情迹亦露即當不計晝夜多方窮詰不暇飾姦中變自 上
先揣罪人之事視若尋常仍付有司而去夜得情之後以待明色聽為
啓而遽罷今日至辰末猶不仕而推鞠如此大逆不道神人所共憤之
獄緩歇至此臣等未知也自灼鼠以後攀附權奸寅緣狐鼠失其窟穴
兇毒日積丁亥庚寅以來射矢貼榜投書等事相繼輒發而極於今日
前者大內投書自 上不戮則外人無由得知其他 上所獨知而外
人不知之事亦豈無之此獄一戮奸兇情狀益可洞照可疑內人亦已
命出中外咸服 聖鑑之明灼鼠之獄誤於權奸不得究竟不正王法
臣民之憤以而愈鬱幸今宗社默佑大逆自敗使根柢枝葉終無附

著之地國家之福也自 上以 宗社為念勿復蹈前日失刑而再誤也如此大逆鞫於詔獄則往來啓稟之際不唯稽緩教唆漏洩之弊亦恐有之傳曰今此獄事予亦僅得其公事而見之今朝為公事判付矣但以承旨晚往也委官等乃以小小之事欲面質窮鞫故夜亦推鞫而來猶恐其遲緩也此事初推闕庭然無端緒四十餘人刑推于闕庭則闕庭亦似不尊嚴故令推于禁府也非以為尋常而然也今則端緒已出被鞫之人亦不多推鞫闕庭何如其遣注書問于委官委官張順孫議啓曰罪人等大槩已服宜於闕庭推之鄭光弼韓效元亦令參鞫為當傳曰其推于賓廳○委官等啓曰昨日以面質事教之故去夜二更畢推端緒已出而夜則不見辭色面質為難故待明推之矣守堅初言當見死於上典也嘗初上典伴奴令勿發說故不敢直招金安老曰此何與初招異耶則守堅更說曰非上典之言乃公也此指崔石公也今我勿說又問之則曰非上典使人也乃公崔石公禁勿發說耳反覆詰問終諱其初言以崔石公為是云故臣等依其言取招而已非掩置不取招也傳曰啓意知道臺諫以為於守堅招內不入上典使人勿說之言請於招內並入其依啓且上典所使者伊誰并為推問○傳于委

官等曰此人等不計日次刑問事已教之矣但此人等只出言端而不盡言之今若死於杖下則終不得知其枝節也須終始盡服然後乃可明示與刑反覆詰問而加刑可也委官等即啓曰 上教至當守堅當在禁府刑問時人曰使我若限今日生存則明日間此事本末盡出姜孫何不直招云其言如此其隱然之意可知也姜孫請加刑守堅則觀其氣而刑之何如傳曰依啓○委官等以姜孫刑訊供辭入啓仍啓曰守堅之氣如常請又加刑且姜孫則以為見千同云千同乃姜孫班中奴也千同則以為姜孫徃于上典守墳處云千同似為庇護姜孫請亦刑推且此刑訊後石公何以為之傳曰守堅千同事依啓石公如有可問之事則可為刑訊委官斟酌處之○臺諫等啓曰守堅姜孫等大既承服而招內有曰此事若裁則汝及汝妹必見殺於上典又曰上典遣我聞見竒別又曰上典遣人教以固諱其事云今此凶謀非守堅姜孫之所自為兇謀之魁在洪礪請即拿囚且兇謀情狀已盡敗露而其兇謀迫在 宗社昨日傳教有云守堅曾有姦怨上典之事此意推官知之可也是以宗社大賊歸之一家私嫌為大惡開脫免之路臣等不勝驚愕且守堅近族爾女入在東宮教於招辭請速命黜傳曰洪礪事當議于推官

委官等啟曰言勢辭連則當拿囚臺諫之啟當矣此亦辭連姑依法下
 獄待其事之歸重與否切上裁亦當且此事之歸重者守堅與姜孫
 也守堅則以為牌木乃桶板桶板乃出於吾家吾給姜孫一面韓忠輔
 十五人等事則吾書之一面之書則吾所不知姜孫書之云其一面所書
 乃重語故似若不知然此獄事今日內似可畢推也守堅則刑推三次
 氣猶蘇醒故今又欲加刑而姜孫則減守堅一次氣猶危殆守堅已服
 大槩今欲推之者但其節次及情由耳此二人外餘皆技葉而此二人
 皆至氣弱何以為之雖曰吾書一面姜孫書一面今見其字畫則似以
 一手書之傳曰此人堅以為一面韓忠輔十五人等事則吾書之而一
 面則姜孫書之云而委官等以為兩面字畫如一必皆此人所書但以
 一面之書重故指以為姜孫所書云此人若死於杖下則其設心首末
 恐不得知也姑緩刑生活而盡服其節次當也然刑問則近於死平問
 則不盡言然則何時盡服其兇謀之由乎刑問也當洪礪事依啟拿囚
 ○委官等啟曰辭連人請拿來辭連人指孝德韓然孫李銀石也姜孫

韓然孫保母孝德大闕別監李銀石同謀為之而韓然孫之所書也吾之所以
 恐受此杖者有以也吾若直招則必有所難者故乃敢忍也今乃無忍
 杖之功云而私自慨嘆以此見之則洪礪為大通之魁無
 疑矣姜孫且曰拿來之日保母自房內出影片燒之云傳曰如啟○

保母孝德而率兒婢未孔挺來問孝德所為則乃曰姜孫見捉之朝我見焚封箱而已其外則不知也○別監李銀石刑問十餘度乃曰我往唐城尉洪礪家曰守堅姜孫持書往于大闕汝即往見之故我即入來過守堅姜孫於承文院前問曰汝等所為之事何事而又何人之指揮耶守堅姜孫以為以上典令掛牌與人像于東宮云又問曰所以掛之意何歟守堅等曰此乃謀害東宮之方法○以李銀石招辭下于李官等仍以備忘答曰今觀銀石之招辭天下安有如此大變乎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昨見推案守堅以為往者自 上知姜孫之有罪公內需司決罪云予不宜例視推案亦不可不言予意故予意安料之稊奴一家檢下之首奴也意守堅有怨於姜孫而援引乎以此疑之矣然姜孫必有所術可以推之云予之所言頓無他意專未計至於此極也予又教曰許多闕庭敢為東宮之事必有其意箇箇詳悉推之到今觀之上下孰不悚然不勝驚愕○保母孝德刑問數度乃言曰與守堅姜孫同謀為之而其所以為之者乃為朴氏欲害東宮也○委官等啓曰守堅姜孫孝德李銀石雖不仔細取服然大槩則已服矣何以為之傳曰其以此遲晚取招○乙丑臺諫啓曰 宗社有福凶謀本末今

盡取服福城朴氏請速快斷處置○議于二公及推官等曰臺諫以福城君朴氏快斷處置事啓之此何以為之之事歟雖不出於大事物論已疑朴氏故累日論啓而予以為方推大事不可先治其罪也故持難矣朴氏雖不預謀然今有朴氏為之之說勢不可保全也罪有輕重賜藥乎定大罪乎但有為朴氏為之之說而無為福城為之之說福城之知謀預謀未可知也然當為處置之事也而罪有輕重前日則任便在外謂居州也今乃遠方付處平安置乎何為而可委官等同議以啓曰臺諫亦豈不知其難而啓之乎乃為國家大計而啓之是在上裁傳曰朴氏賜藥福城君遠方安置可也常人賜藥則只遣都事朴氏雖廢為庶人不可使郎官羅將看審依祖宗朝婦人賜藥例都事與醫女並給馬遣之以其罪明示中外○臺諫等再啓曰前後凶謀相繼而發欲害東宮者專為福城一身而已當初灼鼠之變為攀附權奸所誤不能明正其罪以貶此罔極之禍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今復牽於一家小愛不顧宗社大計臣等不知上意所在大臣當國家危疑之地苟循上意不以宗社為念臣等亦未知其意所在不勝痛憤宗社大計初不在一婦人也朴氏也請速快斷永絕禍根○傳于委官曰洪礪事下禁府付

有司推之似乎不可也然有委官推官承旨臺諫矣臺諫則輪次叅鞫而委官則左議政當往也且福城君前在外方之時歲賜米令軍士守直而且通其安否矣今為安置亦可以仍為安否乎得食為難依前節目而為之乎其議之委官等即回啓曰歲賜米軍士守直事依前為之無乃其宜乎當自 上斟酌傳曰福城君則其於全羅道慶尚道中定其去處而以前節目為之事其道監司處下詢可也安否則不當為之於常時其於疾病時為之可也○臺諫又啓曰洪礪凶謀之首當與隨從一時同推闕庭定罪而推官緣由啓稟使付之有司至為非矣凶逆大罪不可付之有司請即於闕庭推斷一時定罪傳曰今者奸人之藉口者朴氏也福城則不藉口遠地安置非輕也自古帝王有殺子之名可乎此非牽於小愛議朝廷處置不過於斯矣洪礪事委官等啓曰自古至親無推鞫闕庭之時當使禁府推之云雖使禁府推之亦不止於府官而已委官臺諫承旨與府官叅鞫不異於闕庭故依先耳然臺諫所啓如是當更議于大臣也○臺諫二啓曰 上教以為奸人之藉口者朴氏也福城則不藉口云藉口朴氏者專為福城也禍根專在於此矣 上教以為自古帝王有殺子之名可乎福城則 宗社之賊不可謂之子當以

大義處之不可以小恩掩大義也請速為 宗社大計快斷洪礪闕庭
推鞠事 上教以為當更議于大臣如此大逆之事不必更議當推鞠
闕庭○上以兩司所啓下于三公推官等而問之曰洪礪推鞠事委官
推官臺諫承旨參鞠則與闕庭之推無異故令禁府推之今臺諫所啓
如此何以為之委官等回啓曰雖以有司推之委官臺諫參鞠與闕庭
無異未知其虛踈也至親之人執曳于大道之中何如臣等之意如是故
啓之傳曰其付有司三省交坐推之仍答臺諫曰福城有自作之逆則
固不足惜自古王子為奸人藉口而不自知則安置而已況前不知謀今
無藉名不可過此故不允洪礪事雖使禁府推之三省交坐不為虛踈
也○凌澤處斬守堅姜孫孝德李銀石梟首三日○遣醫女二人于尚
州賜藥朴氏○弘文館副提學權輓等上劄曰媚乃禍之根賊之首其
母之搆凶逆豎之逞惡羣奸之陰附醜類之稔禍皆以媚為奇貨也灼
鼠之變早正王法則七八年來朝廷變故何由而作今者大逆自敗
殿下猶且煦煦曲貸惜殺子之名而忘 宗社之重昔唐太宗有言棄
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媚既獲罪 宗社 殿下不得以子
之不得以私之伏願 殿下快從公論不以私恩廢大義復蹈前日之

失刑傳曰媚於前後之犯少有干預則固不足惜無著現之事而遽斷大罪豈不過乎已與朝廷酌議安置遠郡故不見○同副承旨吳潔來自禁府以洪礪招辭入啓洪礪元情與傳旨意大異請刑推傳曰洪礪之言與李銀石招辭頓殊不小之事先推事干各人而有違端之後刑推洪礪耶不推事干而直推洪礪耶議于委官其勿更稟而直自刑推後來啓○吳潔又自禁府回啓曰以傳教之意議于委官洪礪已為刑訊○丙寅臺諫啓曰謀為灼鼠之變欲危東宮非為他也志在媚也今此惡逆之變亦叢於東宮非為朴氏也為媚計也奸兇之徒以媚為奇貨不測之變屢起不止禍根不除則禍亂不息 宗社安危在此處置請即斷以大義以定 宗社大計且昨日闕庭推鞫罪人昨已伏罪洪礪乃首謀也獄事已成只取服而已他無更問之事昨夜只為一次刑問而更不取服以尋常獄事處之至為不當請依闕庭之例不計日數推鞫取服別問事官宋麟壽李億孫大獄未畢而不往禁府同是一獄而似有輕重至為非矣請令往參傳曰灼鼠雖云為媚預此謀者朴氏也于今為此事者朴氏生存故阿附於彼之意也媚則其時頗無預謀於今亦無預知又不叢於一人之口矣今者朴氏已去媚亦安置人心

絕望無阿附之理自當鎮靜也母子一時論大罪則人之見聞豈不洵
洵哉自古身不干預而只藉人口者安置而已予無他意斟酌而如是大
臣豈偶然計而議乎決不可更改也不允洪礪已令依例不計日數問事
官可往也○弘文館副提學權輒等上劄曰義之所在恩有不行聖王
不以私恩害天下公義故亂臣賊子懼今者大逆不道出於賊魁之謀
廟社之變一至於此而朝廷上下低回循默坐受其辱猶爲國有人乎
枝附雖除禍根尚在允有血氣者莫不痛憤况爲國長慮者乎 上教
以爲媚未嘗干預前後之犯朴氏曩侍後庭怙恩驕煽收聚人心要結
權奸豈但欲以專寵眷其造意不過以媚爲地覬覦非望故國入中分
陰拱觀望至於丁亥凶謀逆狀莫逃於 聖鑑而權奸竊弄使道天刑
非分之望愈以愈滋腹心瓜牙陰伏內外競效死力 宗社之危僅如
一髮幸天誘其衷逆迹自敗黨孽伏辜兇自速誅群邪衆奸歸心自如
異日爲媚計必有慘於今日者噬臍之悔寧可追乎大臣謀國以安
社稷爲急不暇顧其身昨日斷獄之際知公論之不可道則爲曰 宗社
之計度 殿下不欲置媚於法則曲爲順辭以迎 上旨依違兩端一
無可否 殿下誰與爲國推鞠之官獄辭所逮不復究詰倉卒讞決故

緩後獄有臣如此不知置 宗社於何地可為痛哭伏願 殿下上念
祖宗付托之重下循臣民憤惋之情不以小忍廢大義傳曰前有灼鼠
者朴氏干預也今為此事者姦類阿附於朴氏之意也媚無一預而安
置極矣朴氏已去無所附托人心絕望自當鎮靜也○臺諫上劄曰灼
鼠之變朴氏以母而為子謀母之為我謀者子其有不知之理乎洪礪
之凶逆亦出於媚之一家而凶類之招亦有為朴氏欲害東宮之語其
所以欲害東宮者其意果為誰乎礪以一家與其母相應而為已謀在
家而不知為我之謀乎苟全一子一時之少息亂賊無赦萬世之大義
前後凶謀媚實干預情迹昭著路人共知 殿下每諉媚之名不見供
辭欲以小恩滅大義是以一家為重而不以 宗社為念也大臣當決
大事無意匡救而事逢迎是知有一身不知有國家也大逆人所共誅
人君而寬大逆之罪則是棄其國也人臣而寬大逆之罪則是忘其君
也兇徒皆已伏誅礪以逆魁獨延數日之命古今天下亂臣賊子安有因
人而二其法乎臣等初不意食肉寢皮之心人有所不同者也伏願
殿下快正媚罪以定 宗社之計亟斷礪獄以洩臣民之憤傳曰今觀
上劄其曰欲以小恩滅大義者何有如是之理乎媚若預謀固不足惜

不然則安置可也不可改也洪礪事已言于委官等觀其議而推之可也○委官鄭光弼推官金謹思等啓曰今此獄事多端非之以為獄事所逮不究竟不詰問云臣等之意以為若更推則恐死於杖下不得明示典刑而自上亦以為然故即以供招啓之也雖然臺諫以此為非不知何參而可也以我朝之事見之甄城君則靖國之初人心危疑故即定其罪景明君靈山君則以為不預知故或分配或禁錮臣等之意以為此事亦如彼例而臺諫以此為苟循上意云臣以委官不能善其職敢辭傳曰勿待罪○丁卯臺諫啓曰上教以為不預知朴氏已去于今必不然前後之變豈為朴氏而叢奸凶之謀盡在朴相為他日富貴之地如此而謂喟不預知不除禍根可乎請速斷領議政鄭光弼以一國首相當宗社大計其志意所向與大義乖錯欲去禍本鎮定國家大義所在而光弼援引靈山等事以救之洪礪之大逆臣子所共憤者而光弼以年未壯盛陰陪脫免之路此果謂能為有無者乎禮曹判書洪淑其孫洪礪定罪則自有其律但禮曹重地不可以曠長官請及今日之政而出之傳曰喟如孤雛腐鼠其存其沒有何所關惜之而示私恩哉但斷一罪須得中然後可也故不允領議政所啓未知其意也大臣

豈有他意乎洪淑可席○領議政鄭光弼啓曰昨日啓辭時洪礪事初
意以為年未壯成故乃然臣臺諫論執故不得已依臺諫所啓事啓之
且舉靈山景明之事而啓之者臣意以為自 上欲以福城如靈山景
明而為之故初以 上教為當而於昨日辭免之端如此啓之臺諫今
以為脫免大逆之人云臣以首相如此為之故避嫌請令他相代鞠再
啓從之○弘文館副提學權輓等上劄曰往在灼鼠之變當國權奸受
朴氏厚息力緩其獄使國賊得保首領又欲開靈山全安之路以為媚
他日之地有希望風旨者廼於經筵袖出國朝寶鑑謬引 先王朝故
事使靈山得還以遂權奸之計今此之變視灼鼠尤慘而大臣引靈山
等事欲脫媚罪力沮公論復蹈前日權奸之跡臣等為 宗社不勝寒
心靈山祇騰奸人之口而又非與聞豈與同哉近來逆變皆發於媚之
一家決不與靈山同科且曰反正之初人心危懼於正甄城之罪則今
用之危疑孰與反正之初而不置媚教王法乎靖國後人樂再生朝廷
堂堂何謂危疑今則群奸衆邪依附有地朝廷持論亦多撓貳謂此時
非危疑其計守在臣等恐丁亥權奸之術復行於今日而希旨煽亂者
又有甚於前日也有言責者遲回觀望 上不欲拂 殿下之志下不

欲忤大臣之意知而不盡言言而不盡誠苟塞其責曲為身計士氣偷靡亦至於此不知國家終至何如伏願 殿下亟適言職以振紀綱永絕禍根以杜異議傳曰媚無藉於一人之口不可斷以大罪也臺諫被論可逝也○侍講院輔德金公藝等上劄曰立大義以制小息正王法以紓群疑此古昔明君所以慮患社亂以安 宗社也伏見媚為禍之基兆亂 宗社豈一朝一夕之故頃在灼 鼠之變醜徒相煽陰圖非望以為媚地幸賴天佑凶謀自敗尚蒙 宸慈不絕禍源為惡之念愈久愈深覬覦百計無所不至至如貼榜通衢投石禁庭射矢宮門是豈他人所為今者頽童凶豎憑藉禍首包藏凶逆謀搖國本辱及君父凡有血氣孰不欲磔骨齧肉以快神人之憤群凶已服禍根尚存安知後日之禍不慘於今日正宜昭示大義快正王法而顧以私恩為重 宗社為輕臺諫侍從累日伏閣俞音尚缺公論愈激伏願 殿下除惡務本快從公論不以○以沈彥光為司憲府大司憲尚震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希說為執義許磁為司諫許沆為議政府舍人柳世麟蔡無澤為掌令李任為弘文館應教安珪金臺為持平權應昌李滄為正言史臣曰沆奸妻夫之妾為已妾同居自恣瀆亂甚矣中書一國之重選而沆入焉

時人唾鄙而一無論啓可謂無言責者也○戊辰臺諫啓曰朴氏凶謀專為媚而叢一家之事豈可謂媚不干預 上教以為媚不干預以抑公論其不干與否自 上亦安得知之當初媚恃母龍驕恣有不敬東宮之事流聞於外其母子之謀已兆於此時而著現於灼鼠及至今日非但凶謀畢露罪人所供亦甚昭昭媚豈有不知之理伏誅罪人等豈只為朴氏而造此凶謀朴氏若無媚則亦安得生此覬覦之心春秋之法必誅首惡媚豈得苟逭天誅近日之變前史所未聞非但朝中士大夫下至行路無知之人聞之莫不痛憤或至泣下群情如此 祖宗在天之靈亦思丕刑於冥冥之中况 貞顯王后親見兇變斷之不疑新陟在上俯視凶人之謀又至此極其何以為心耶 聖念倘及於此尤不可苟庇賊子須斷以大義以安 宗社洪礪雖不服而死罪人等招辭皆引礪甚詳其謀出於朴與媚而成於礪明矣礪自知必死欲脫其父及祖之罪忍杖不服雖云不服情狀著現其父叙疇祖法並依律處決朴氏所出兩翁主絕不為親廢為庶人光川尉金仁慶並黜于外以除兇孽朴秀林朴仁亨仁貞皆逆黨並配遐裔擢奸李沆欲長保富貴奴事朴氏狐媚苟合無所不至亦逆黨之魁毒螫之心潛畜未

解沂來人心之不定兇變之繼作皆由此等人尚存故也亟示顯誅以
鎮危疑國有大變大臣當以安社稷為急不暇顧為身謀鄭光弼以首
相近於面對在賓廳託病不欲入對自 上強之然後乃入及喟之當
伏王法又引甄城靈山之事欲使其不同者而同之陰脫大逆迎合上
意其中心所存不知其何如也值此前古所無之變凡有血氣者莫不
痛憤光弼獨無此心乎所為如此安可忝竊相位請速遷○弘文館副
提學權輒等上劄曰禍患之機藏於未形明者猶能燭微思患而豫防
之况剝膚之禍已至於難救之地耶元人臨難處置牽私姑息者多慮
遠勇決者少蓋由恩能掩義公難勝私也喟之一家以畜兇謀覬覦非
分之地逆賊洪璪指使臧獲締結內豎密議暗約無所不至其逆婢兒
捕之日遷火箴書之篋喟與其母交誦謀逆之狀昭昭難掩 殿下當
忍小不忍制以大義而每諉於不騰奸口是煦煦私意蔽於方寸自不
知罪惡之所在喟乃國之一禍媒也逆謀屢作不施天刑異日樂禍之
徒藉此交亂使滔天之患迫於 宗社當此時雖欲悔救事已大潰措
手無地護一賊子自貽奇禍則一豎之生死 宗社之安危孰孰重
臣等若以未著之事欲早為之所則 殿下尚或難斷今逆狀大露支

孽伏辜而首惡獨漏失刑甚矣臣等冒觸天威累日論劄祗為宗社
大計而已伏願 殿下亟割私情以安 宗社(判義禁府事金謹思
知事金安老孫澍同知事沈彥慶啓曰洪礪不服而死如常犯則已事
關大逆辭証明白而當身不服而死者考之典律則勿論與定罪之文
俱無見載質諸律官則曰不服而死者例不論云而亦未見其判定案
文如此大事典律所無之法臆斷甚難請議朝廷處之各兩司及弘文
館曰此乃大事當議于朝廷答禁府曰洪礪事今使議政府六曹漢城
府堂上等共議以啓於其議時禁府堂上亦當與議故今不答之○左
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兵曹判書尹殷輔左贊成金謹思工曹判
書安閔德漢城府判尹曹閔孫吏曹判書李思均左參贊孫澍漢城府
左尹李苞右尹朴光榮戶曹判書崔世節工曹參判金楊震兵曹參判
尹任刑曹參判蔡紹權禮曹參判李龜齡刑曹參議李賢輔兵曹參議
蔡世傑工曹參議金季愚禮曹參議尹澗戶曹參議趙琛吏曹參議姜
顯等俱詣宿廳預議政鄭光弼到直房聞駁不入戶曹判書金張順孫
韓効元與判書以上聚坐同議後招參判參議等曰盍各言志參議等遲
留不言深有難意強之而後乃言李苞曰李沆固當罪也尹任李龜齡

蔡紹權曰他事皆如臺諫所啓洪礪父祖事於律文所無惟在 上裁
李賢輔曰大事當斷以大義也祭世傑曰洪礪則有律洪礪父祖事於
律文似異兩翁主當廢為庶人李沆事亦當依臺諫所啓也金季愚曰
寧如臺諫所啓為當趙琛曰媚事當依臺諫所啓洪礪則不服而死定
罪與律文相違金仁慶及兩翁主當依律文李沆則干預於此事未可
知也朴秀林等亦當依律文也尹漑姜顯曰洪礪不服而死當依律文
惟城君當以大義處之李沆今則不為干犯矣兩翁主以朴氏所出見
之則當廢為庶人金仁慶當黜外首相進退至難也其言之不同如此
而張順孫等以其議書而示之曰此議其議中若有異議者皆各陳之
參判參議等皆以為吾等之議皆與此同其前後之不同甚矣國有大
變欲聞下議而參判等或有不言者其心豈無是非而然乎蓋以發言
為難也然則其委靡畏縮苟全一身於此可見矣○張順孫韓效元金
謹思等以議書啓仍啓曰前者下問政府時欲以媚為安置臣等之意
亦以為然故乃以 上教為當今朝廷以為大關 宗社故臣等更議
啓之其議曰前日朴氏兇謀今此洪礪罪犯皆是為媚而教臺諫所啓
正關 宗社大計兩翁主屬籍當絕仁慶亦宜黜外朴秀林三父子並

依臺諫所啓施行洪礪雖死於杖下守堅等所供情犯畢露非常大惡
宜示非常之典但近來斷獄不服而死者例不緣坐若一依律文則於
例不同酌宜論斷李沆奴事朴氏之事如臺諫所啓則宜置重典但今
兇謀不相干預則於顯誅恐為過重鄭光弼所啓雖失只陳所懷豈有
他意以此遽適首相恐不穩答大臣議曰媚事朝議如是當賜藥也朴秀
林等及金仁慶則其遠方付處也兩翁主當廢為庶人但有更議事
洪礪不服而死洪叙疇洪淑不可依律罪之叙疇竄黜還裔洪淑告身
盡行追奪耶當皆竄黜還裔耶其更議之李沆事臺諫所啓似當此事
以權奸宰相之相應而裁其依臺諫所啓而為之何如領相所言雖失
然亦有何意乎但於延訪時辭病不入若誠病則初當不來而詰闕稱
病強之後入今雖不違臺諫之啓必不止於此矣此乃大逆所當快定
更議之順孫等啓曰臣等當初未詳知也自 上洞照而公論又如彼
上教為當洪淑告身盡行追奪洪叙疇竄黜還裔亦當傳曰媚賜藥之
賜藥也 上惻然傳于政院 曰媚死何地耶彼雖以罪而死乃予骨
不可不殮 母使棄之於路須以其柩輸於尚州可也此意下諭監司今
去部事處亦并言之使沿路各官兩翁主為庶人金仁慶竄外朴秀林
出軍護送聞此傳教者莫不嗚咽

朴仁亨洪叙疇亦遠竄洪淑告身盡行追奪李沆賜死鄭光弼適相可

也史臣曰媚若預謀灼鼠與懸牌則罪關 宗社顯誅無階但奸兇之

徒陽托公論脅制君父迫殺王之愛子使朝廷莫敢開口獨鄭光弼奮

不顧身引景明靈山事以啓人皆義之又曰沈之為人有躁妄刻剝之

性無優游寬容之量與殘忍毒害之李嶺同為兩司之長揚臂掉舌歷

詆士類一網打盡已非君子之心保身之道也後日金安老為吏曹判

書適大司憲有缺遂以沈擬望受點則安老喜形於面顧語叅判申公

濟曰浩叔沈之字也受點甚好沈也未幾彈安老斥黜沈每曰他日安

老免放之日乃吾入地之日也卒死其手但以沈攀附朴嬪而搆捏致

戮是則寃也又曰朝廷共議媚賜藥朴秀林等竄遐洪叔告身盡行追

奪李沆賜藥鄭光弼適首相朴氏先此賜藥鄭光弼於此獄事遲疑以

為甄城君在反正初人心危疑故不得已治一罪靈山景明皆以累騰

奸口禁錮請以福城依靈山君例只令禁錮云故時論非之至於適相

然光弼忠厚惻怛表有宰輔之望士林倚賴者亦多適於不意已非入

情況以庸陋金謹思代之物論惜之沈為大司憲待安老見黜沈雖奸

邪死非其罪物情甚之鄭光弼以首相於闕內罪人推鞫時沈病不入

順孫代為領相右相韓效元為左相貳相金謹思為右相時效在臺閣
臺官所論事必得以此而後已上亦無不一一曲從之初大臣金克成

俞汝霖曹繼高成世昌等忤臺官皆流配時公卿懲於右革○乙巳傳曰三畏禍及已碌碌浮沉不能相可否於經席惟牽制苟舍而已

公各賜熟馬推官承旨問事郎官史官義禁府郎官各加一資承傳色

司謁各賜兒馬檢律書吏別監羅將各賜縣布有差○傳于政院曰議

政府多闕負其遣史官卜相于左右相家注書朴忠元往左議政張順

孫家順孫即於小紙書金謹思尹殷輔二人名與之又往右議政韓效

元之家效元問曰左議政卜相以一品人從座目而書之乎一品人有

謹思而殷輔為上故也忠元對曰未得詳見矣似不以座目書之效元亦書金謹

思尹殷輔二人而與之忠元入啓傳曰卜相事今已來啓明日為政時

當蒞落於政廳也古者三公雖有闕不遠出其代者慎重○憲府啓曰

洪叙疇洪淑等以事言之則當依律斷之然自上斟酌處斷故今不

更啓但淑不可一日在都下請任便居住不使在京○諫院啓曰罪人

等兇逆自古所無人人皆欲食其肉推官及參鞠臺諫欲緩後獄供招

所引罪魁洪礪不即拿致同鞠徑斷逆隸等之獄俾不蔓引分為前後

兩獄一以逆探上意一以曲庇洪家當國家大變臣子用心若此中外

有耳者莫不驚憤正宜究問治罪反蒙賞命賞罰人主之大柄若少失

當人無勸懲國非其國矣賞格決不可濫施請速收成命推考科罪答

曰大抵士大夫罷職自不在於家也洪淑聞公論則當自處也推官等
推考事憲府已推云○政院啓曰臺諫請定罪洪礪後曉諭中外今則
不服而死於杖下曉諭中外事何以為之取稟是日不答傳于政院曰前者
至親之人雖斃以大義而賜死至於喪具則厚賻也今嶮事朝廷所共
非之事似不當言也但嶮不離尚州而死則已矣若中路賜藥則已離
尚州而未及謫所必屍暴露於野則猶使埋之其令停屍本官治棺槨收屍
安且常人之屍若暴露於野則猶使埋之其令停屍本官治棺槨收屍
事下諭監司何如然未能的知監司往在處其持藥都事處下諭亦何
如政院議啓曰嶮事下諭于監司則果然未知的在何處下諭都事李
昌茂令停屍本官治棺槨收屍輸送尚州宜矣傳曰依啓為之公路各
官亦當措置輸送事即為書狀令乘駟下諭監司可也○庚午問于張
順孫韓效元曰禮曹入啓以為告宗廟祭受賀後行之例也不受賀而
告廟何如古有此禮耶順孫曰臣為檢詳時金駟孫治罪後告廟矣受
賀忘不記也效元亦曰受賀後告廟考于前例似當傳曰知道雖不受
賀告廟不可廢也○以張順孫為議政府領議政韓效元為議政府左
議政鄭光弼為領中樞府事宋欽為全羅道觀察使

全謹思當為右議政而被推不下批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七十四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七十四

(B)
732.55
4724
[v.11]
no.37
0194239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37